

管天筆記

外編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鄉志傳王右仲先生云博通文史喜辨晰先儒異同於聖學深爲有得尤嗜杜詩其詩亦亶亶忠孝之音嗚呼先生造詣如此豈偶然哉蓋鑒於世運由皇而帝而王而霸霸降而盜儒學亦然因作管天筆記外編爲篇五曰尙論曰文學曰世道曰涉世曰異端其言曰戰國至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國者皆盜也今之仕者天理兩字人須別置一邊天理旣滅非盜而何又曰天下之亂極矣然吾心不可使亂孟子邪世不能亂亦謂其心

管天筆記外編序

一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耳又曰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故自可思道無日不流行於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道賢者遵行之卽不肖者亦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亂人遂不知有道不肖者固明叛之卽賢者亦潛修之諱言之而又弗敢露更引少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謂以半老儒狀太平景象有味乎其言也讀史能見其大評人務期其平謂曹平陽爲能克己賢如溫公不能無愧謂趙充國無踰老臣一言實非貪功以至文帝用黃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治謂當其時耳辨卜

式之枉與柔弘羊受誅於世儒以爲善理財者非能使  
鬼運神輸粟之損饒補乏而已尤爲至論若夫以陽明  
爲霸儒猶未免門戶之見以李卓吾爲盜儒則見其闕  
道之嚴矣先生當明末感憤國事以武王伐紂爲報  
父兄之讎冠諸篇首其意可知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尤  
太息於巧宦者之多也更言有志忠君孝親而嘗借助  
於朋友朋友之倫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則其望諸聲  
氣相應者又深也嗚呼今之世內憂外患之迭乘與明  
之季無異也天理泯而人欲肆儒學之墜誰其拯之余

管天筆記外編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刊先生筆記外編因特採其言之尤粹者以弁諸端  
爲邦人告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後學張壽鏞序

王涪州嗣爽傳

全祖望撰

王嗣爽字右仲一字子越學者稱爲偶翁先生都御史應鵬之從孫也萬曆庚子舉人教授黃巖宣不知宿遷縣左降建州經歷崇禎元年知永福縣永福臨大谿奸民多以米餉海盜皆倚巨室爲護符先生嚴禁之吏部郎邵捷春以書請先生復書力言不可捷春謝過自是無敢干禁者恃兩賢之力卹鹽商之困百姓爲之語曰王明府好官惜不會得錢耳遷知涪州復以不善事上官得譴置會稽年七十矣猶執贄於蕺山劉忠正公之

管天學記外編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喜曰吾以罪失官卻以罪得學可謂失魚而得熊掌者也時陶石梁亦講學先生與之往復不甚許之獨折節于蕺山嘆曰若知學統有在惜不早罷官丙戌年八十矣有司迫遣登舟朝見貝勒先生至慈水乘潮逃去信宿而返自言人生不幸至此但有所死而已予則反所不死或猶見中興之日其倔強如此時方注杜詩畢曰吾以此爲薇不畏餓也又三年卒其餘見臬堂傳予讀先生論學諸書豪芒不雜深有得於蕺山之傳固不當以詩人名卽以詩人言亦覺臺忠孝之音也

涪州詩已見臬堂所錄但甚寥簡因念涪州密媿齋前  
集終於崇禎丙子而其卒在改步以後晉井祕篋當時  
必有未得見者同學葛君繩先涪州家世姻也屬令求  
之果得集十卷斐然忠孝之音而詩律亦愈老愈細因  
嘆諸公卒於改步以後者多矣安得如涪州之集歷劫  
無恙重光於世者予日望之

管天筆記外編

傳

二

四明叢書  
菊園刊本

管天筆記外編目錄

卷上

仙術

卷下

文學

世道 兼治術

涉世

異端

管天筆記外編目錄

一  
通明鏡書  
翁園刊本

管天筆記外編卷上

明鄞縣王嗣爽右仲撰

尙論

武王之伐紂名救水火之民實報父兄之讎也春秋之法君父被弑而臣子不能討不書葬謂讎不能報則雖斂以珠玉埋以石槨與暴露中野狐食蠅嘍無異故東漢蘇不韋父爲李屬所害不韋欲報讎載喪歸瘞而不葬此明于大義者文王之逝已十三年而父死不葬至爲義士口實至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而去其爲報讎甚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余嘗著有成論矣茲不備錄

藺相如宦者令繆賢之舍人也奉璧之役賢薦之也能知相如可使而薦諸君與公叔文子何異宦者有是人哉以相如之雄俊而甘奔走其門亦獨知之契耶

漢高剖符封臣蕭何食邑獨多功臣不服帝發功狗功人之論此一時取辦于口未中窾卻未可服人論發蹤指示良平居多何無與焉至定元功位次所以諸將不能無言鄂千秋謂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其敘何之功

有據而元功始定千秋能發帝所不能發故喜之極而  
受賞封侯三傑之論帝亦云鎮撫國家餽餉不絕不如  
蕭何此祖千秋語也余謂何更有大功二始薦韓信啟  
三秦進取之門終引曹參固萬世守成之業

漢初賢臣如子房藐焉寡儔矣而曹平陽殆其亞也蓋  
功遜鄼侯而品則過之矣高帝定功臣十八人位次眾  
皆曰曹參功第一鄂千秋曰參雖有攻城略地之功特  
一時之事則眾所推者戰功也而推爲第一則功不在  
韓彭下明矣韓彭不保其身猶曰自取至鄼侯雖帝所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甚寵而不能無疑亦蒙械繫之辱而曹獨毫無間言則  
其居功必有大過人者鄼侯不及也鄼侯身死而推賢  
唯參則心服其品耳參之代相一守約束甘居不逮之  
名其誰能之故先儒許其能克己克己二字聖門唯顏  
子能之後世賢如温公于新法之際不能無愧平陽武  
人而所養如此三代而下出將入相當首推若人而淵  
然襟度又暗合聖賢誠異人也想其師事蓋公而所得  
不淺矣

韓淮陰甘受胯下之辱勿得輕看蓋局量甚大甚遠不

屑與細人較亦不屑以受辱細人而遂以一死殉之激  
之不怒撼之不動所謂望如木雞者其一出而百戰百  
勝以此蓋神勇也觀其熱視此人而後蒲伏何等斟酌  
正以少年爲越砥而斂其錫其器局又進一等故他日  
以中尉酬之蓋感之又惜之也少年當劉項紛爭之際  
而不能樹尺寸之功豈非血氣用事求必勝之害歟

昔人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予謂絳灌以百戰之餘能  
將順漢文守成之業未爲無文隨陸以三寸舌下英布  
服尉陀未爲無武若必以操觚爲文而揮戈爲武淺之

### 平論文武矣

魯天鑑記外

卷上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甯成傳載周陽由爲郡守汲黯司馬位俱在二千石列  
未嘗敢均茵王勉夫謂陽由無賴小人凌轢同事汲遠  
之非畏之也余謂此見汲之剛直非任血氣者故能委  
曲于小人其寢淮南之謀以此若血氣之剛必不肯爲  
之下而玉石俱碎矣此其剛之不可及而受知英主非  
偶也

余嘗辨卜式之枉矣尙有未盡再爲式一洒之式之輪  
助公孫弘謂非人情猶可何以云不軌之臣不可爲化

而亂法乎夫文帝已募民能輸粟及轉粟于邊者拜爵有令矣至武帝入粟補官入羊爲郡令屢下矣式固奉上令者何非人情何云不軌何至亂法誅腹誹算車船此豈法乎弘爲宰相噤無一言而誣輸助者以不軌何其謬也可恨也後世宜有定論矣而黃震又曰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于是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于是有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噫人非喪心不作此語夫上作而下不應主令而民不從亂道也天子下輸助之令矣願死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者官之以風天下矣獎好義必罪其不服義法也今見不義者譴而責好義者曰汝貽之禍可乎不可乎帝伐匈奴不可謂惡有令而從不可謂逢欲加之罪謬戾至此良可痛也式家居時田宅財物盡子弟身自牧羊起家弟破產又數分財畀之世有若人固賢良之選也可以牧豎少之乎已拜爲郎而牧羊上林奇矣其以牧羊喻治民以時起居敗羣斥去又民牧良箴非牧豎口中語乃令縱氏稱便令成臯稱最實允蹈之矣及爲齊相可優遊安享而願父子同死南越則自踐其死節于

邊語也雖不及試而爲御史大夫論鹽鐵之不便帝不喜聞業已貶秩而猶有烹弘羊之請此滿朝所不敢出口者獨不慮與顏異同誅乎自異以反唇伏誅公卿皆諂諛取容式不爲變也則知其死節于邊非誑語矣弘開東閣得是人當首延而反施其媚嫉乎武帝許以朴忠班史列之賈直可稱確評有臣如是人主所禱祠而求豎儒加以逢君之罪此千餘年不白之冤也國家今日正少若人故再爲論之

自孟子痛抑言利而桑弘羊受誅于世儒千餘年矣余

實事筆記外編

卷上

五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竊第之孟子之言猶無病人止用梁肉養之至于病而謁醫則以愈病爲能雖烏堊有時用之自三代而下國家未有無病之日也則如弘羊者烏可厚非哉武帝好大喜功而充溢露積之天下頓致衰耗固人事之失亦運數使然太史公言之矣物極而衰固其變也乃縣官大空至天子損膳解駟而富商大賈蹠財役貧轉穀千數不佐國之急法之所不許也況崇本抑末商賈不得衣絲乘車實漢法也卽三代亦然弘羊均輸之法不過盡籠天下貨物而踐買貴賣令商賈無所牟大利歸于

抑末而已不可謂非理財之一法也何者善理財者非能使鬼運神輸要之損饒補乏而已茲損商賈之饒補縣官之乏奚而不可帝事四夷兵連疊結既難中止兼之王木巡狩出孔之多至累巨萬不可勝計非弘羊何以善其移耶誠救病之能手也蓋生財大道大學陳之此王制也其出之有本則井田之法行也井田行官不得貪取豪強不得并兼卽云恆足不過均之俾無偏饒偏乏止耳自井田廢而吏貪民惰寢以不均故鹽鐵作備于管仲誠救時之良劑弘羊祖其術而推廣之不加賦而用饒良非虛謠後之理財者皆效之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效也唐有劉晏用其術而濟天下宋有趙開用其術而濟一方此皆救時之能臣王安石陽諱其名陰用其術而卒以敗事此正效之而不能者也故如弘羊安可厚非哉蓋三代之罪人而後世之能臣也然卜式何以欲烹之也使富商大賈人人輸助如式則國家不貧而弘羊可烹然卜式何可再得也至涑水氏謂其設法奪民以欺武帝而太史□之以譏帝之不明此以攻金陵之陰用其術而發此有爲之言也

相如封禪書或疑其死有餘佞冤矣蓋漢時以登封爲帝王之盛典遭逢者以有事爲榮故司馬談以留滯終南而不得從爲恨相如以文雄世見武帝文治武功之盛知其必有此舉故預爲文以待將及時上之非獻諛也自侈心之論倡于揚雄人猶未信至宋儒始闡發之而安得追咎相如耶

趙充國之爲將三代之將也其爲臣則三代之佐也余讀其本傳反覆數四斂衽擊節眞後世人臣之師也正齋有論發其用兵之略東坡有論表其忠主之心竝堪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膾炙而尙有一二未盡更爲拈出

羌戎反帝問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知胸中有成算矣何以云兵難踰度至金城上方略也蓋方略無他奇有己言而人不察者有未言而人不識者當事而不敢言知老臣之用心獨苦矣羌之未反策在發覺其謀已反策在分別善惡此已言者也勝勢在我矣策在馳騎留屯此未言者也方略正此矣何以未反用發覺羌人解仇作約必陰通匈奴早爲指破則懼伏不敢動矣兵可無用也旣反則無及矣于是乎用分別善惡羌本屬

夷强者先反餘猶觀望早爲辨白則有倡無和戰易勝  
矣既有勝勢又何以留屯千里出師糧餉易竭兵難久  
駐時則彼爲主我爲客觀望者尙有倖心罷騎留屯我  
爲主而彼爲客省費而多積彼無勝理矣是速其降也  
方略已定而何以不言也大將欲成功于外恃有操政  
柄者主持于內漢操政柄者丞相御史所謂兩府爲之  
者魏相丙吉也二公非不賢也然而不明也方先零罕  
开解伏作約充國上議遣使行邊爲備所云發覺其謀  
此正著也慮反在呼吸又併副著言之分別善惡是也  
此必充國之言兩府智不及此也故兩府白遣義渠安  
國行邊止令分別善惡則遺其正著矣未反而安別善  
惡安國至彼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  
之蓋誤以桀黠者爲惡也其心不服而楊玉遂反兩府  
與有罪焉其不明一也初舉行羌者充國薦辛武賢而  
兩府復遣安國是人啟羌釁而充國劾其奉使不敬者  
責以弭羌能乎其不明二也羌旣反矣所云分別善惡  
者今爲正著矣充國至金城卽遣雕庫歸告種豪大兵  
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併滅捐罕开之闇昧之過先

行先零之誅得勝算矣兩府不當主持之乎何至費盡  
筆舌而後得請也其不明三也充國屢奏屢議初是者  
什二中什五最後什八矣丞相猶曰臣愚不習兵後將  
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計之可用  
祇以平素信之而憤憤猶故耳老臣一片苦心將安所  
棲託而敢輕易出口也卽帝已善其計矣猶眩于兩將  
之言而兩從其計致武賢以微功緒恨而忠臣之子以  
無罪見殺良可痛矣抑吾有鑒於近事奴酋謀逆我四  
路進兵不知誰爲登錄於邸報見某樞臣疏于進兵途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徑某所設伏某人策應緘悉臚列余甚訝之不旋踵而  
報敗不密害成無足怪者余鄉人有應募從征幸得脫  
回言去時踰山涉溪高險紆回勞苦萬狀回途坦徑知  
初爲嚮導者皆奴人也因而知疏中所陳皆探訪不真  
得于奴人問謀之口者也有謂奴之細作匿寄倡家因  
驅妓出城啼號載道不知細作徑用吾人如鬼如蜮其  
謀之狡使我盡選名將盡抽精銳盡搜吾力如警拍肩  
相隨入阱一掃空之而欲四夷爲守不能矣非彼之狡  
而我自愚也正充國所謂恐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

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者也一時慘禍千古笑端尙忍言哉

初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雖言兵難喻度然謂羌戎小夷滅之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已度羌虜無能爲矣此答何如之問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此答幾人之問也羌戎必亡而萬騎足用則方略隱然在矣將能而君不用者勝帝但坐而需其訛旋已耳乃復發兵遣將時而議時而讓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則帝惑核之過也非充國定見定守則羌事爲道傍之築而羌變爲燎原之火矣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十四明業書

約圖刊本

年友薛魯叔與余談充國之屯田此計也余曰計之云詐也羌可詐君不可詐也充國何以入告耶魯叔石吾于其行未幾而振旅還知之耳時魯叔當爲試官將用以策士故云已而知其說本于王忠文禱謂先零罕开烏合勢難持久故以計挫之羌見調度異于尋常故輸誠來歸充國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收粒粟五月將熟肯將以資獻耶余謂屯田之行計誠有之然所行皆實事所收皆實效也蓋屯田非自充國始也自武帝元

朔間衛青取河南地築朔方

即今河套

後昆邪休屠降漢于

是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金城五郡隔絕胡與羌通之路起亭隧築外城屯戍以守之其來久矣初義渠安國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知此時湟北以外皆田也但歲久亭障弛壞羌人爲寇或失田作充國但修舉廢缺耳欲屯田須嚴守望欲守望須修亭障故未上疏之先已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矣此屯田之前茅也羌叛一時之變屯田永久之利羌雖破而屯不脩其局不完忠臣謀國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卷上

十一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料羌必可降遂圖善後之策敢曰承命擊羌羌降而吾事畢矣復以餘肄遺諸後人耶事在便宜不須請命但以討罪之師爲屯戍之計方不對症帝不能無疑故備陳之疏謂萬人留田以爲戰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此實事也又謂治隍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此實效也蓋河南五郡東距匈奴西北距西域而諸羌爲我藩扞西域爲匈奴右臂匈奴創殘之餘西域助之則強制西域所以制匈奴也然破羌實不出此羌夷小醜不難于戰而難于餉羌之利

子戰者知吾糧少而不能繼可圖一倖也時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以給騎兵止支一月耳故請罷騎兵而藉此一歲之食從事于屯田非必萬人自耕自穫也繕治郵亭爲田者遊兵一歲後郡益蓄積可無仰給于司農而兵士萬人不難久駐矣羌人烏合寄居迫不得進退不敢退且必瓦解其處所謂計也乃帝已善之又復發兵兩從其計不可已乎投叢之爵迫于鷓鷯則愈速諸戰將不爲無功而利不勝害何也園中之果將熟而取之與待其自落不過數日而味則懸矣降

羌四千猶不失願斬級四千此欲降而不得者不足痛乎況我兵保無創殘者耶自秦上首功而後來之將一以殺人爲事此暴秦之流毒而未有知其非者充國之疏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福生于內懿哉言乎此秦漢以來無人道亦無人能識者也吾故以爲三代之將也兩將軍屢請戰最後始得以一擊奏功然非其能也所謂取果子將熟者耳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至明年五月振旅而還則羌無虞屯亦無虞天子可無西顧之憂矣乃未還之前羌靡忘自詭必得至秋

羌果斬楊玉首帥其脫亡者四千餘人以降倡亂者始  
伏辜而寇無遺孽知充國之得力于降羌者居多而屯  
田之計不過爲恩信招降之助者也而利國大矣

漢之屯田不止金城五郡也地旣屬漢非屯不守充國  
請屯何足爲奇按鄭吉傳云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  
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積穀吉于宣帝時因之以  
發諸國兵破車師又陳湯涉康居斬郅支亦發屯田吏  
士西域遠夷非我疆土隨在屯儲其他方可知故武宣  
連年征虜深入長驅而不憂餽餉我高祖計深桑土屯

齊天筆記外編

卷上

十三

四明叢書

綱目刊本

田徧于中外而承平旣久僅存空名一有徵發邊方則  
仰之內帑中土則括之窮民今且公私並窮襟肘見露  
將且剝軍士而媚權門兵則勇脫巾而怯被羽不知當  
局者何以爲衣襦之備也

噫今之仕者誰不期身名兩全哉此世俗之所尙而忠  
臣之所不出也臣一心耳致身潔身念不兩行誠思致  
身矣將名有所不脩嫌有所不避孫子所謂進不求名  
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則充國之謂也方羌人  
反上問將則曰無踰老臣不疑貪功乎而實非貪功也

正恐他將以貪功好戰取敗而獨身肩之不使壞于他人之手也功旣成矣招降有功戰勝亦有功充國不嫌伐一時事而對天子明言利害不過曰戰而勝不若不戰而勝也則己有功他將無功矣不近于爭功乎而實非爭功也戰而勝不利于國而臣有功不戰而勝臣無功而國享其利欲使君知無功之功而豫杜其好大喜功之心不貽好戰則亡之虞也然則破先零降諸羌盡充國功也何以入告之後充國不增一級之爵而復爲衛將軍衛尉乎則充國必力辭賞而帝從之者也今而後知其果非爭功也亦非貪功也人臣如是固已加人數等矣乃本不貪功而甘冒貪功之跡本非爭功而不顧爭功之嫌嘻斯何人哉利根斷名根亦斷此非有道者不能而充國又非學道者何以能之則致身一念純壹之極而不覺暗與道合也賢于潔身之臣又數等矣而世俗所誇又在彼不在此洪邁則謂其功名繫心貪寄軍旅而劉子鞏又謂其沒武賢之功挑其怒而殺其子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忠臣苦心千載黯黯而況同時共事者乎且其子卬有諫矣謂兵出未必無功而違命

恐招譴責浩星賜又有勸矣謂功雖不出二將而見主必宜歸功若以保全身名計莫善于此者充國則曰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忠則忠矣不近愚乎愚子身計不愚于國計愚固所以成其忠也臣盡愚也天下治矣夫子所以嘉與甯武子也有深意哉

功成不居臣之良也有功必賞國之典也羌功固屬充國二將亦有微勞自應次第頒賞乃各罷歸原官賢臣固樞素心而貪功者能無觖望乎武賢深恨充國讒殺其子帝使之也乃武賢則充國所素暱也遣使行羌初嘗薦之豈不以爲賢乎充國壯猷每相矛盾功成而充國未嘗受封則武賢亦堪釋憾矣子邛宴語實緣狎此而借此致螫忍乎哉武賢者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

充國策羌事議臣初是之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不便者皆頓首服乃知初不謂是者見不及耳無我相也漢朝士風之美如此後來絕少矣宋行新法金

陵執拗固不必言温公賢者猶不能盡捐我見而激成  
紹聖之禍蓋人心風俗流靡至此已成江河不返之勢  
矣每有一事甲是乙非一倡羣和和者未嘗眞見其是  
非也暱仰吠聲偏執到底明知其誤而不肯認錯天下  
事尙可爲哉

二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自是名言位高  
名顯棄之而去非曠達者不能乃胡致堂謂太子憤憤有  
素問其不可扶持而去獎二疏而抑望之是又不可爲  
訓矣宋人議論大都如此故名節之士多而國家緩急  
之得力者少使人人學爲二疏則無道之邦安得有武  
子之愚也人臣致身自是正法保身是第二義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疏又云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  
與凡人齊只此一言已妙今貴介公子本無異凡人而  
恃其門第傲睨恣睢一旦勢去求爲凡人而不可得且  
爲其父兄者惟恐子弟之不異于人也作是想乎哉  
邳惲之友董子張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惲往候  
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  
而痛父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

也憚卽起將客遮讎人斬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子張之篤于親憚之篤于友誠超出流俗之外第不知子張何以得此于憚哉卽憚不能自必其不死也且甘之況不必死者乎憚又有客代爲殺人客何人耶蓋古人結交以心故緩急得其力而天下無難事卽有志忠君孝親而嘗借助于友此朋友之倫所以與君父並列而無軒輊也後世安得有此

班定遠立功西域不可以生事徼功目之至于將略不在趙營平之下蓋兩漢時最爲邊患者唯匈奴而匈奴

又以西域諸夷向背爲強弱故武帝時以取西域三十六國爲斷匈奴右臂後如傅介子斬樓蘭鄭吉破車師陳湯斬郅支皆我干城至光武閉關之謝亦緣匈奴值其衰弱而西域自相吞併幸而無事明帝時虜遂脅諸夷寇我河西城門晝閉于是復通西域誠非得已也定遠止率吏士三十餘橫行西域能使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後雖嘗請兵不過弛刑義從千人耳且不煩轉餉因糧于敵如庖丁解牛批卻導窾者然自解而芒刃不頓非其將略有大過人者哉况營平所事者宣帝定遠

則和帝營平止擊先零而定遠五十餘國難且百倍吾  
故謂營平不能過也當時重譯貢獻直窮西海四萬里  
外前世所不至山海經所未詳者誠千古之奇也其語  
任尙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  
過總大綱而已此又其立功之本也噫斯道也豈但可  
以馭夷已哉若夫斬虜使而與從事分功遭李邕之讒  
而遣使歸國皆盛德事蓋平生涉獵經傳而父彪兄固  
家教所漸自與武人不同也

寧歆之優劣固已余謂二子皆好名者但其心有誠否

宦夫筆記外編

卷上

六八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之殊耳子曰好仁者無以尙之寧之好名實然故見金  
揮鋤非強也寧之所以永終譽也歆亦好名而利能動  
之其好不誠宜其末路之蹶也陳和仲云求士于三代  
之下唯恐其不好名如幼安始足當之非歆輩也若以  
聖賢中道律之鋤地得金拾以濟貧乏何傷于廉何必  
以有用之物棄之無用哉使歆能如是寧且心服唯拾  
而復棄使人得窺見其肺肝也寧雖稍過乎中然以廉  
頑立懦庶乎百世之師矣

徐孺子非其力不食余謂自食其力天下之最貴者下

此則人役固不足道上之則役人役人者豈能盡適己  
意哉適意則益驕淫未見其利不適意則增煩惱未見  
其快且縱不勞我之力不免勞我之神何如作息由己  
操縱自如之爲適耶貴莫如自適桑維翰所以有新鞋  
襪之喻也

王敦桓溫不過小人之才業以叛逆敗而死後猶有稱  
譽之者知其時天理盡滅人心已死天下所以久亂而  
不能平也卽其所標榜諸人可盡信哉

靖節所以去官據序則以妹喪據傳則以折腰俱非本

晉書卷之九

卷上

十九四明叢書

約說本

意序又言風波未靜固緣世亂而辭亦微露之曰恨晨  
光之熹微晨光日光也又曰景翳翳以將入明知晉祚  
之不延而託詞以去也余自序慙陶集謂元亮不羞乞  
食而羞折腰或問乞食折腰異乎曰無異也虞及于他  
口之乞食而隱忍于折腰是無乞事有乞心有終身富  
貴利達而終身齊人者恥熟甚焉元亮豈不知罷官不  
免于窮然欲自遂其志不暇顧也偶然乏食偶然乞食  
有乞事而無乞心與舜孔之茹草絕糧同一意外之遭  
而已于元亮乎何損王摩詰譏其不肯屈腰以致貧而

乞食多慙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鄙哉言也豈謂一折腰保此公田數頃便可終身得飽乎

有楊環溪採陶淵明邵堯夫陳公甫三先生詩萃爲一編蓋躋陶于道學也楊復所爲作題辭云予讀其詩止酒篇知所止矣桃源篇自任于五百年之傳矣及觀其不入遠公社又卓然持孔孟門戶者此發人所未發至袁中郎獨稱此記文之妙不減秦漢不必有事實大抵漁樵人俱不近俗故借此發揮胸襟言避秦者秦之先三代也明明自負與三代人品相接所謂義皇上人也

寶天筆記外編 卷上

二十四明故書

影園刊本

故此文一一自獻其生平以自附于匹夫而爲百世師如此看古人文高人一等余則以詩家比興體觀之則桃源一記可爲學道之喻凡夫皆可學爲聖人故發興于漁人學道者初覺華采漸造平淡入路甚狹造境甚寬既爲聖人不異凡夫故云悉如外人然實與凡夫復隔其軌轍若夷易可遵而循軌以求之人不可得有等高明之人頗知向往而因循不果以死故世卒無有與爲聖人者以此求之一篇文義了然而元亮之聞道不可意而逆乎若復所之言似覺穿鑿而漁樵不俗中郎

之言未可盡信

賂竇王爲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爲掌書記不應蓋戀其母也有上裴侍郎書在集中愛慕眞懇不減李令伯陳情表其辭有云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旣不能推心以奉母又焉能死節以事人竇王之孝不必言區區書記便談死節知其忠孝天植其佐徐敬業起兵誠激于大義而史氏左祖女主以鞅鞅失職掩之惜哉且器識孰有逾于忠孝乃行儉稱其文藝而薄其器識卽王楊盧三子不知器識何似而四傑之名照

晉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編刊本

映千載以較王劇王勔蘇味道孰勝安所稱知人之鑒也

論宋事者謂議論多成功少議論亦起于好名如狄梁公反周爲唐混跡和光中藏妙用使其在宋如何做得卽使成功口誅筆伐如何得免至今文人猶援寡姨之語而譏之何婦人之多也 有謂武氏以婦人竊國立其朝者與分職于外者無慮幾千萬人並無一人爲梗乃有狄梁公之姨梁公招其子覓官而不肯曰不欲令事女主蓋諷梁公也梁公若無晚節一舉何顏復見其

嫉異哉舉朝野盡婦人而婦人中有此一丈夫直可令  
幾千萬人愧死

王維才子亦名士意在干進至服伶人之服操伶人之  
技獻媚貴主之前誠士君子所不道而公主大奇其才  
立召試官至第諭以解頭昇之其驕貴擅權亦不可爲  
訕然一婦人耳能識才能憐才亦能薦才先已薦張九  
皋而竟不爲所奪其一片愛惜人才至意今士大夫有  
是乎且非有所利之也明言顯託其見共知今之試官  
鮮不通關節者今之權貴鮮不行囑託者而動必以利  
其貪如狼媾必以陰其祕如鬼習爲固然恬弗爲怪何  
可令此婦見也余嘗謂王降而霸霸降而盜盜降而鬼  
似非刻論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崔郾主進士試東都公卿祖餞吳武陵後至出杜牧阿  
房宮賦曰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歷薦俱有人至  
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以賦見還郾曰如教觀此則  
未入試場而自一至五已前定矣託之者不以爲侵聽  
之者不以爲諱然士子不譁朝廷不罪則唐之風俗猶  
醇也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詩列有十景其  
命名新而奇每景有志系之以歌志既雅麗而歌亦天  
矯嶢突非近代人口吻止存其八米元暉云先子畫史  
載劉子禮買畫五百軸內有盧鴻草堂圖一卷而李伯  
時臨寫一本此本後藏于宇文氏石瑩中得而屬林彥  
祥摹之已亡二紙此紹興乙未歲也紹定間彥祥本又  
歸毛復所此雲烟錄所自收也然竟不著鴻何許人偶  
閱畫譜則有盧鴻字浩然隱嵩少開元中以諫議召固  
辭賜隱居服草堂一所令還山喜寫山水平遠之趣筆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意位置清氣襲人此備盧鴻一小傳矣始知草堂帝賜  
也公謹謂詩必徵君所賦尙屬揣摩繇今觀之不但自  
爲詩兼自寫圖讀其詩而圖之如何可想矣宜伯時喜  
而臨之今見其詩不見其圖惜哉鴻能畫今收藏家不  
聞有其跡鑒賞家不聞舉其名鴻能詩今唐詩無鴻名  
唐多詩人而絕不見酬贈之作獨盧象有家叔徵君東  
溪草堂二詩起句云開山十里餘青壁森相倚又云大  
道終不易君恩曷能已引證圖志其爲象叔無疑象嘗  
一造其境耳草堂得自帝賜故能踞有嵩少之勝而所

列諸景錦淙仙磴元洞烟庭參錯十里悶信適軸之鉅  
觀而高蹈之最勝也宜其志之偉麗而歌之嶮突哉何  
則真故也獨怪巖栖槁夫能使名蜚天上致來召命而  
辭官拜賜一時殊特定當沸人筆舌且能詩能畫定當  
與人應酬而何以寥寥如是意其人鴻飛冥冥韞光戢  
影人不可見卽名亦不得而聞此眞石隱當與園綺巖  
陵分席而山中宰相猶有慙色矧借徑終南者耶若非  
紙筆一技則畫譜無名草堂無圖伯時之薪水不傳而  
公謹之雲烟靡錄百世之後誰復知有盧鴻哉偶翁曰  
無所成名非無名也此聖人之大也何以致商于射御  
之執夫亦爲門弟子啟立名之路乎哉沒世無稱君子  
疾之夫子之博學未易幾也無寧挾一藝以成名蓋道  
無往而不存藝亦道所寄也從是而精之有進乎技者  
在名不虛附亦聖人之所許也然使盧鴻聞之恐終未  
首肯耳甲申五月十日

十歌全載游  
名山記七卷

杜少陵自許稷契人未必信今讀其詩當奔走流離衣  
食且不給而于國家理亂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  
生民之利病軍機之勝負地勢之險要夷虜之向背無

不見之于詩陳之詳確出之懇摯非平日留心世務何以有此杜之詩往往與國史相表裏故人以詩史稱之然豈足以盡少陵哉

退之有言莫爲之前雖美不章莫爲之後雖盛不傳退之薦引後進不遺餘力如牛僧孺名未起故令他適而偕皇甫湜枉居停所大書題名于門李賀童年亦枉駕過之高軒一賦名遂大起賈島僧也苦吟遮道見其能詩遂與定交勸其蓄髮仕進至孟郊窮老推重不敢與之顏行故當時有韓門弟子之目可謂克踐其言矣其盛而傳宜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毅夫雜說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遂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耶余謂退之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尊貴矣其蓄妓恐亦習俗使然服硫黃或以攻病爲醫者所誤非求長生也然士大夫暮年百事宜慎全生全歸全在于此一不慎遂爲口實可畏哉

韓公禘祫議改葬服議小功不稅書其禮學精深如此

朱子亦極稱之豈文字之儒哉

退之學生代齊郎議省試之文而權衡精確可見施行至顏子不貳過論云生于其心則爲過矣不貳者能止之于未萌絕之于未形宋儒作解不過如此非平日體認風簷寸晷安得有此時無刮日而竟厄于中書良可惜矣

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退之自狀甚真又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亦真實語但所以受謗與他人不同故能起名

官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答張籍書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蓋明以斯道爲己任矣百世後止以文人目之吾爲之稱屈

讀退之與柳中丞書與黃家事宜狀變鹽法事宜狀錢物輕重狀洞晰世務鑿鑿經濟使公得爲宰相則一時賢能多在門下事業必有可觀惜時不能用然淮西之功悉如所料且征淮西時爲裴相參謀所贊畫必多固已小用而小效矣

讀公所上崔虞部書時年才廿六歲志已堅定而期望

遠大子厚少年負才不免滯足權門便見兩公優劣柳雖悔悟深自懲艾固已隔韓兩塵矣然柳之懲艾窮之力也天贊之也百世而下韓柳齊名良不偶也

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公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上狀懇請宜如舊制今集有袁州申使狀可考侏儒一節仲舒之賢可見矣公誌其墓極稱其賢非諛也

人臣以直言觸怒人主自應委曲以善其後毋令主上有殺直臣之名非止自愛亦愛君也公謫潮州上表謝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圃刊本

憲宗謂是愛我表之力也乃歐公不免議之謂窮愁形于文字且罪其以封禪諛帝誤矣且封禪古來皆以爲帝王之盛事余嘗爲相如辨誣自侈心之論發于子雲而宋儒始闡明之以封禪爲非退之未必以爲非也帝謂愛我正得力于此耳

公喜成就後輩故朋友最多有韓門弟子之稱觀其答楊子書于納交何等詳慎故交俱有終今之聚徒講學者能爾乎東林一黨竟至亡國痛哉

退之送窮文非眞厭窮而送之也其代窮鬼致詞云人

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時乃與天通此乃一篇之喫緊語其理甚精其道甚大蓋從孟子舜發猷猷章脫胎

昌黎有符讀書城南詩陸唐老議其駭目潭潭之居掩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爲異于平生所學所行此論似也毋乃戾于人情乎孔孟爲道德宗主而祿在其中人爵從之不諱言富貴富貴非不可求視其人何若小人求富貴將以縱其私也君子亦求富貴將以行其道也士大夫子弟不圖仕宦輒趨下流

皇天筆記外編

卷上

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昌黎勸勉自是人情而不妨天理自世儒侈談道德若以富貴爲穢物而志意所存又未必然于是口談心好判爲兩途而舉世皆雙給人矣作此語者試私自揣有不願其子之富貴者耶涪翁極喜書此詩以勉人嘗跋其後引孔子論齊景夷齊語而繼之曰韓公之言其于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其識高人一等矣

溫公作疑孟此是見不及昌黎處其學之不滿于二程有以也晁說之自云受學于司馬公因作詆孟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余謂父殺人以報讎

而子行劫諒哉

昌黎奉詔撰平淮西碑史謂其多敘裴度事李愬不平其妻唐安公主因訴碑詞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夫淮蔡之功主其謀者度也贊其決者度也相臣出而總督諸將者度也諸將爪牙縱有功而度猶之發蹤指示者非諸將所敢並也况碑詞極分曉敘愬功不過數十字而愬之首功了然卽文昌敘至數百言未見有加于其上至敘度功不過云丞相度至師都統責戰益急諸將戰益用命而已此皆實事又與愬不相涉者其餘語不過述帝命歸功于上而議者云云吾反覆之而不得其故後讀李商隱有借韓碑長篇而不覺失笑詩有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謂此碑敘如書銘如詩此真不愧余謂此昌黎第一篇文字亦有唐第一篇文字而俗人不識也故詩又云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本無私而言其有私此讒者所借以爲詞憲宗不察遂磨之也今讀文昌之作較之昌黎何異蟻轉之與蘇合當時以文昌爲佳必以昌黎爲醜夫鐘鼓而可以享受居哉寶燕石必擲荆珍此又奚

怪吾怪後來觀場附和如陳燧引羅隱石孝忠記謂韓吏部既欠實錄裴公殊無休休讓美之懷又贊段文詳瞻明妥而笑其全不齒錄文之齒錄而可以強人乎哉李詩又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快哉何待碑存而人爲齒錄也目本無瞳而自夸千百年眼可笑也且李愬雖武人觀其藁韃迎拜一節是明于大義者必無不平與公主人愬事蓋史氏因磨碑而不得其故揣爲此語而愬亦受誣吾併爲洒之若石孝忠一記好事者之爲也朝廷建功德碑何等鉅重孝忠非巫支祁而能推倒耶何商隱不之及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景素因韓魏公有聲伎二十人而議之此讀書而不論世之過也宋之士大夫宴會有官伎而官尊者則畜伎以娛宴公爲宰相宴會必多其畜聲伎所謂素富貴行富貴者及其夫人卒而二十人盡遺則其不溺于聲色可知已

徐太室塵談首一則云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贅著一箇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

以來權何所託而譏評萬世余竊非之圈本中虛無像之象也卽以有象譏之羲皇之畫庸非象乎夫子作春秋而云罪我蓋因以匹夫而僭天子之權也不知弑君弑父人人得而誅之原非僭也有知我者必不罪我矣後人不知強爲解日記之在魯也魯諸侯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庸非僭乎夫子所誅賞乃當代之君臣也故有罪我之疑朱子綱目則援三代之直道以定後世之是非故始于威烈終于五代未嘗及宋也且不繼獲麟而始威烈述溫公也與春秋全異而相援以相非可乎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詩本

宋朝士風勝于前代多尙名節但顧惜名節之心勝覺于人臣致身之誼便隔一層緩急或不甚得力甚至激而成禍宋不乏賢者而終于不振半由於此王金陵是實心爲國者雖立法不甚中窾使得眾君子輔之必有所濟其力與之爭者半出于好名程子云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之自是公論堯夫亦云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可謂至言我朝李西涯周旋于權璫之際所斡旋救正者甚多不得引劉謝之去而議其後也李禿翁吾所不喜而所評論西涯甚當其續藏書李公本傳不可不看爲

劉謝何難難在西涯耳

西銘引申生伯奇而小註有云申生不去伯奇自沈爲陷父子惡此何異酷吏之深文蓋以舜律之也舜之父母感其號泣終能底豫申生之父母能然乎伯奇之父爲吉甫賢父也其後母猶能盡惑之卽掇蜂一事陰險至此豈可以人理化誨者死于父母之前定賢于棄親而逃也安忍更加訾議且其親之惡豈待陷而後見乎橫渠蓋已原其情矣

李占源云議者謂諸葛出師不以獻帝爲名計出董公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四明叢書

約園內本

下矣固宜功無成也不知議者何人古源不直斥其非而云是或一道猶然眾人之見也不知漢高以屈羣策而得天下縱無董公鹿寧他往若夫爲義帝發喪假之也玄德帝室之胄名正言順真之不事而事其假乎且龔曹瞞挾天子之故智也不待明者而知其不可也昔光武中興何嘗借孺子爲名耶然則董公無功于漢耶曰董公一說有裨于綱常綱常天地之元氣也漢家立國始終賴之非旦夕之功也

陳石堂云孔明以道事君蜀漢遂爲義國號亭之敗傳

假程畿慷慨死之諸葛瞻父子北地王湛關口守將傅  
僉同日成仁皆孔明之教也將士拔刀斫石孔明之餘  
怒也余觀此便識孔明一身便是禮樂之主邵伯溫少  
時作論謂孔明伯佐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訶之蓋見及  
此矣

李古源議陳嬰杵白殺他兒以存真孤爲不仁又設問  
云使聖賢處此則何如答云可爲則爲不可爲則不爲  
但盡吾心力焉耳余謂嬰杵義俠又當別論彼正盡其  
心力者也身且不顧何況他兒律之以聖賢中道不能  
無過使孔子當國必當有所用之觀其使子貢游說以  
紓魯難可知也醫者但取其愈病雖毒藥亦用之未嘗  
非中道也

晉天華記外編 卷上

三四明發書  
新圖刊本

古源云朱子謂屈原之忠忠之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  
忠者也此亦形容其忠之極至而極言之耳蓋原與楚  
同姓與國同休戚考身爲係虜固所不甘棄墳墓而人  
他國亦豈忍哉一死之餘萬事俱了原之設心蓋如此  
此論真得朱子之心觀其註楚詞與經書並傳豈真以  
爲忠之過哉且人臣安得有過于忠者莊子云臣之于

吾輩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朱子非之謂也但看得君  
臣之義是逃不得更無一箇自然相爲一體意思以莊  
爲楊朱之學而罪其無君觀朱子賁莊之嚴可知其與  
屈之深矣

管寧在遼東黃初間魏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大中  
大夫不受後又徵爲光祿大夫復不至綱目書魏徵處  
士管寧不至其卒也又書管寧卒于魏書法不云魏管  
寧而云卒于魏不使魏得臣之也其與之深矣古源謂  
寧客遼海久以黃初之命而復歸綱目書卒于魏以寧  
不滿意誤矣遼東客也雖以黃初之命而歸歸故士  
也非歸魏也不仕魏則皜然不淄矣安得妄議耶

劉伯倫酒德頌近達矣惜荷雷多事猶未脫然于死生  
之際也尤可惜者慧能已悟菩提本非樹而猶自戀其  
其遺蛻死而不埋已誤矣鐵葉裏頸所見又出伯倫下  
請試搗碎其像骨能不灰乎伯倫止多一番擲下則勝  
渠遠矣大抵竹林中人病在作達達何可作也體自然  
者淵明乎嗜酒與伯倫同而其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  
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真達也成佛作祖

余不無疑于慧能至淵明則不離麴蘖而證菩提矣彼其攢眉于入社豈真以無酒故惜遠公也酒中得趣入道如箭正欲引遠公入醉鄉其成佛道而惜其不悟也丙戌六月幾望偶翁醉中戲筆

湧幢小品云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卻其中有緊要六字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若捨此不去著實講究卽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屠之若羊豕然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問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著方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闕計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鄭繁有歇後之稱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爲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去贏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擅淮南都送還繁由此觀之繁必有大過人者因末季託誹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宣麻後亟引疾耳

退之服硫黃以死余嘗爲之辨矣後見張籍於其卒也祭之以詩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網及當臨終晨意

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此豈服硫黃以求  
長生者必好事者誣之樂天不察而入之詩要非知昌  
黎者也

明道先生嘗爲安石條例司官伊川撰行狀諱之朱子  
謂明道乃大賢以上作用余謂安石新法其意本非以  
禍天下而與爭者激成之明道之不辭正分過之本意  
而爲天下之公心也

朱子當宋之季有屈原之思焉故註離騷等于四書詩  
易蓋借此以寓意非矜長而炫博也丙戌秋日余小酌  
微醉取九章首篇歌之不覺灑淚滿几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退之乳母李旦有號曰正真老子韓氏於其死公率婦  
孫親視窆封而銘其墓蓋公以未周月遂失怙恃李不  
忍棄去蓋感其恩同生我故厚報之其爲嫂服暮與茲  
事皆以義起而可爲後世法者

### 讀武侯全書

武侯行事具在人心目丙戌秋日得其全書讀之瑣事  
與旁及者俱詳而前人品評悉備偶有庸見人所未及  
者書之如左

梁甫吟譏晏子也晏子智人與管並稱所云三士善用之皆國干城而以二桃殺之管仲有是乎故力排南山文絕地紀極道其才而繼之以聽譏殺士讒人謂誰罪之深矣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又若美之何也此述俗人之言而反稱智人爲其所愚也孔明所長全在用人正與相反

黃老申韓皆吾儒所擯也文帝用黃老而治孔明用申韓而治當其時耳如烏菴殺人而良醫用以愈病與參苓何異況武侯所用者申韓而所以用申韓者不同申韓行之以刻覈而武侯出之以仁恕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後且但知有恩而忘其威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後且但知有榮而忘其限侯本仁人特借徑申韓而吾之仁狹干域中矣此等妙用卽申韓復起且不能知況他人乎乃張敬夫補傳削去手寫申韓管等書等語而朱子亦疑其雜霸似非知侯之深者

左將軍初得蜀人心未附而卽以嚴治之乃能貼然者何以其先用羣才凡劉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然後以嚴御之民雖不

安以無倡亂者故終不能亂所云一日四五驚正其時也驚不爲害得先後著也然使曹操乘之真是可危而侯亦料其不敢也玄德操之所長也觀其論天下英雄可見況翼之以孔明乎至于器使蜀才各當其任必豫爲咨詢權衡素定若臨時而品隲則晚矣當時所最忌者劉巴攻城之日令軍中只有害巴者誅三族豈真愛才哉高祖封雍齒之故習也

侯乘人心未定卽行嚴法是謂得幾事幾之來問不容髮稍遲則費力且生怨矣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八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侯與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遊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蓋豪傑讀書與儒生不同觀侯平生談論與書翰無非學問且妙中肯綮此真能讀書者朱子乃謂其所學不甚純正又云不務精熟豈得無欠闕毋乃以儒生之學繩豪傑耶

侯之集思廣眾益絲開誠布公來一生得力在此然亦權衡素定如所云董幼宰事有不至于十反可見心有不妄決不輕聽必求自當而十反不已尤人所難則開誠布公之所感也舜之好問而又好察何以加諸

侯伯仲伊呂而自比管樂者何管樂皆有王佐才一則輔齊桓而成一匡之業一則輔燕昭而成光復之功侯長嘯隆中志在匡復漢室而託二子以見意也曹孫皆漢賊必當屬意玄德然非殷勤三顧必不肯出寧槁死草廬而已一出而聲大義于天下綱常數而復完人之良心死而復活此其功在天下後世而鼎足之業其細者也至于才大而用不足以盡之侯與管樂正相似豈其偶合耶

文中子云諸葛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此語灼然有見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禮者節也樂者和也孔明行事無巨無細必按規矩便是禮之實至公無我得人心之和便是樂之實一身皆是禮樂功成治定有其實何患無其文乃程子猶云未敢望而朱子以爲粗豈以三代之禮樂繩之耶豈知禮樂固異世不相沿襲故武之樂不可律之于韶而忠質文互變孔明豈不能自興一代之禮樂也

陳壽論侯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蓋壽之識見止此非脩郤也且亦有所指魏延子午谷之計此將略而應變之奇魏人聞之必當落膽而人皆

惜其不用故有此論蓋壽之父爲馬謖參軍謖敗而參軍自當分罪謖不怨殺而壽乃恨父之髡無是理也壽無足稱而不欲其無故受枉故爲之辯

楊儀才幹魏延驍勇皆所謂小有才未聞大道者兩人又相水火而一時並用咸得其益誰則能之乃兩人俱不善終則孟子之言亦驗陳壽云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亦蕭管之匹亞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此論可謂深知孔明者其用魏延不得已也卽孫仲謀亦對使臣云楊魏牧豎小人若一朝無諸葛必爲禍亂其料事之審如此乃知兩人不失爲小人而並用之以濟事尤見武侯之大也

曹操追劉豫州至江陵危急之際孔明初見魯肅卽與定交王鳳雛曰亮之說權全在交肅肅爲之內亮爲之外肅發其端亮竟其說事之所以獲濟他日荊州之借亦肅主之此論發人所未發然孫吳諸臣獨肅有爲漢之意不失爲孔明良友昔沛公見羽鴻門沛公卽因張良而交項伯與結婚姻竟得其益英雄所見正同

侯說孫權同拒曹操最得力在田橫猶守義不辱與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數語豫州方棄妻子而逃不異喪家之狗而反張大其詞所以爲奇其最圓活辨駁不得又在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一句孫仲謀安得不勃然而起乎聖門善爲說詞者亦不能過

郭大有曰自古願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堯舜揖遜氣象此論最好或謂有疑孔明之心此以小人之心測之有謂知孔明必不取而爲是言又是常人之見然以後主之庸聞之而不疑是爲難耳

知天筆記外編 卷上

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才遺命云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維賢維德能服于人此等語皆從學問中來有謂資美而暗合非也觀其論赦有云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此其證也遺敕云又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又可見先主未嘗廢書也蓋經學莫盛于東漢而三國承其末流有志者無弗學而學亦與儒生異張翼德乃武夫而所作刁斗銘文法書法皆稱合作況其他乎宜其與孔明成魚水之契也其知學同也

孔明志在中原而先事南征似不免閒費時日然春三  
月往秋七月而四郡皆平何其速也至十二月歸而料  
理無缺矣乃移南中勁卒萬餘家于蜀爲五部所當無  
前號爲飛軍又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  
國以富饒始知南征非閒著正爲北伐張本胡氏寅曰  
七縱七擒非特示威于孟獲也所以服東吳靖北魏皆  
此威爲之兆矣信哉乃孔明止云紀綱粗定夷漢粗安  
然而終不復反至今猶追思崇祀不絕何以得之孟子  
論王者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侯何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聖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忝焉且以誦孟子之言非想像之說也

孔明六出伐魏死而後已固以踐其自許之言然計曹  
魏之立國與不敵之行政知其有必亡之理而才倍曹  
公身有必勝之具故志決而不貳非以國僥倖者也使  
侯遲十年而死則三年而魏可舉魏舉而吳已爲囊中  
物再數年天下大定禮樂可興矣後日蜀亡而魏亦繼  
之魏之亡侯之所能料也魏亡而司馬氏得之此侯之  
所不能料也天也

陳同父惜孔明之早喪而逆計其未成之功一論爽人

心目乃駿馬之喻謂孔明因司馬懿之譎詐故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以正兵此論非知孔明者而不免自露其雜霸本色其識不如李靖靖與太宗談兵論及擒縱孟獲事疑有奇謀變勢靖曰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此眞知兵者故能眞知孔明蓋善用兵者必于正中出奇故有勝無敗專用奇者不大勝則大敗矣王弼州論昭烈取劉璋云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邾只此二語是非了然乃有爲孔明辯者云取蜀謀出法正孔明不與聞即使聞之何累盛德

雙天筆記外編

卷上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謂孔明天民之未粹者夫三顧而起身許馳驅所謂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鞠躬盡瘁寄命託孤安見其未粹也余則以孔明爲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南征一行終身不反至今仰慕而崇祀余以過化存神者方之似非諛語如魏延楊儀小人之才也何以能使之並效其才而終不敢爲小人劉禪庸主也其委任之篤也固遵先主父事之遺命也孔明統重兵于外而遙制朝命何以無纖介之疑黃皓未嘗不在側何以不能媒孽其短無論其身也侯旣卒而蔣琬費禕董允相繼爲相

蓋遵侯臨終之言而黃皓猶然不敢肆也使蔣董不卽死而後主先歿猶不失爲守成之賢君而國未必亡何術之脩而能使庸主爲賢君則正己之效也卽伊周之於太甲成王未能遠過而不謂之大人乎哉

孔明兄弟分仕三國皆居尊位享大名說者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夫公休在魏起兵討司馬昭其聲大義于天下不減孔明但成敗異耳觀其麾下數百人寧死不降斬之至盡其得人心與孔明不異此豈一朝一夕能致之其起義而敗也天也方正學謂得狗之說必賈充之徒爲之良然狗有一德吠非其主忠也公休起義正吠非其主而不失爲烈丈夫乃魏朝諸臣則狗之不如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四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曹操東下吳不能支勢必須援豫州以自助魯肅首倡此議爲吳也操雖敗其勢尙強不可不備故勸借荊州亦爲吳也到底孫劉宜合不宜分而肅之識見遠出周瑜呂蒙之上使肅不死必無襲羽之事蓋爲吳深計與其交魏不如交蜀之可久也故擠蜀以自利肅必不爲也龐統免官肅乃遺書先主以薦之乃知其交好二國

有一片真心在豈他人可及哉而後來和好頓絕竟不出其所計也遺恨失吞吳肅與孔明可謂金蘭之契矣孫仲謀因借荆之後蜀勢日強遂以一短瞥之則其識淺耳故論吳諸臣當以肅爲首統論三國則以孔明爲首肅卽次之肅之爲吳而兼爲蜀此眞能爲吳者也李古源乃謂魯肅之于昭烈猶項伯之于沛公也是肅爲懷二心者矣以此評三國人才而謂肅次孔明非兒童之見哉

費禕董允齊名而允父和於二子同弔喪故給鹿車以試之因允有難色而禕晏然以定其優劣此以識量論耳然允輔後主能使主嚴憚而黃皓不敢爲非自允卒而黃皓遂進中常侍禕又薦陳祗代允祗與黃皓相表裏阿意迎合終以覆國以此相較何啻霄壤耶

龐德公呼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其藻鑑不必言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知其才品必不在孔明之下三國擾攘有才者無不欲自見而德公鹿門長往鳳隱鴻冥將無以卧龍旣見天下事已有人任之而已可無出耶然管寧亦德公之流也曹不再徵而

不至其識遠矣

晉書云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鍾鄧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其識過人遠甚卽朱子綱目亦本于此而溫公之失不辯自明矣習乃桓溫時人作春秋以警溫之覬覦非望也

龍州有武侯廟初州人以鄧艾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以此教民所謂道之以德者也

皇天筆記外編 卷上

聖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嘗疑程朱二大儒論孔明多不滿之意如程云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論興禮樂云禮樂未敢望他只是已近王佐王佐而曰近儒者而止云氣象朱云所學不盡純正又云學有未足又因讀書不務精熟而云不無欠闕又述天民未粹之說至論禮樂而云粗底大抵遵程而更甚余反覆思之總爲取劉璋一事而考究未精耳如程子論之則云豈有特地出迎之卻于座上執之朱子則云孔明教先主殺劉璋此皆史傳所不載程朱何據耶且取璋出法正龐統之計孔明未嘗預也先主

取蜀又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授以振威將軍何嘗殺也但讀弇州一論便了然矣豈程朱因門人之問未及詳考率爾答之門人不察而誤記之耶卽綱目經晦翁筆削者前所嘗之事未嘗有也近讀全書旁搜廣引評論雜陳然後孔明全體畢露王鳳洲輯此書不但有功子孔明且有功于萬世俾有志聞風而興起也快哉

權字元難識程子曰權卽是經也誠發人所未發朱子又引孟子援嫂之說而云經權亦當有辨蓋合二說而權之義始備大抵天下事權卽是經者什居八九而反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上

學古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行權者不無一二荊益皆王土劉表劉璋爲僭竊志圖匡復義所必取故草廬晤語孔明首及之雖取之少有差池何傷于義如叔援嫂之溺已起死爲生矣乃追議其叔曰向者汝安得援嫂之手程朱之論孔明毋乃類是耶羅豫章曰至諸葛孔明而後可與權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有如此知孔明者也亦知權者也

有聖賢而豪傑者有豪傑而聖賢者其起地不同而見地不無小異豪傑意主于濟世第取大德不踰閑聖賢意主于明道致嚴于小德之出入程朱之不盡許武侯

似或在此然不害其爲同也第不識孔子與伊呂使之同世而相逢能相視而莫逆否

子美詩謂孔明伯仲伊呂固屬卓識尤奇者又有詩云  
溘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夫古來合稱之人如稷契周  
召等甚多皆同時並列卽伊呂異世亦以商周踵接功  
業相當今呂葛相去千餘年而功之所就懸殊乃比而  
同之豈不駭人蓋論其品也故如子美真是孔明知己  
識在宋儒之上余在成都訪諸葛祠土人指錦官城外  
者是及往乃昭烈廟而以侯配享但土人則呼爲丞相  
祠不知何故再訪子美草堂則有丞相專祠列于草堂  
之左蓋嘉靖間創建者余謂二公神交有年今作比隣  
九泉之下定當相視而笑亦應以葛杜稱之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明鄞縣王嗣爽右仲撰

文學

姑蘇楊循吉自敘云少好蓄書一卷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間之茫然無可答也余亦同病故涉獵多記憶少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可爲讀書者喻余因銘座右云多覽不如少錄多錄不如少讀多讀不如少熟紬繹則味醲溫故則新續有恆毋怠有序毋速座右書之自箴自勸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薛魯叔太史序徐見可集有云余嘗私謂文之摹古者非古也其刻意爲奇者非必能爲奇者也天下惟真古者斯大奇而能不爲時俗之所摹者斯真能逼古吳之巧工摹爲彝鼎其形製款識色澤非不商且周也而終不可爲彝與鼎故眩者以爲真識者以爲贗夫至于贗而市者以爲賤矣今夫宣之窰成嘉之陶初未嘗型哥範象也而世爭貴之無以異于商周之遺物蓋物之至者時有所不能圓也況于文乎故世有古而文無今直有至有不至焉能至夫何用摹古以爲奇也不能至而

又何能創爲奇以作古也陶冶之間有鬼物焉躍而踊于地變而幻于火其形非不有所小周然怪而不奇矣今世之以怪爲奇者豈少也此有識之言可以砭世之優孟古人者故錄之

鄭宮坊以偉嘗與余論詩云詩不如文須意在言外忌一眞忌易見忌全篇營營一隅貴如山中有雲貴如書家平遠貴如禪家棒喝兩悟自解他人作一段謎猜不害其有理無理也然亦有直有顯有典又云格勿入近近則落植字勿用輕輕則落浮格要如一朝成一制字要如一礎承一柱又云神藏于肉而肉不可太多筋絡于骨而骨不可太少俱是詩家三昧

作詩文須先樹品人品高而詩文能自成家斷然傳矣若其人無品而欲取重于詩文則古來名家車載斗量我輩安所措趾耶

詩文各自有法既爲之須按其法卽道學先生不得謂詩文緒餘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則之理也但爲詩而止以詩人自待爲文而止以文士自待詩文縱佳減一格矣李杜以詩名韓蘇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

曰詩人之詩文士之文而已耶

寡欲則神清神清則文章之脈理亦清多欲則神濁神濁則文章之脈理亦濁故有淫侈而能文者雖雕繪滿眼一時膾炙而世有明眼吐棄之矣

余君房先生謂國朝之文弘正前後須各自爲選蓋以前朴而後文也夫亦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說耶然讀國初以來文雖乏華采令人可信如嬰兒啼笑不必自言而知其眞喜眞悲也優人登場一笑而眾爲解頤一哭而眾爲雪涕然三尺童子知其悲喜之假矣嘉隆以來諸名家之文實似之此曷故耶將無文之盛者乃其衰耶不知百歲後將何置評也諸公自謂軼宋唐而方駕秦漢又不知其與韓蘇諸公誰爲勝負也

五柳先生以文章自娛作詩撰文乃天地間第一清事信可娛也若以應人請乞則人役而已何娛之有古人亦有作于請乞而寥寥短章或止敘尋常行事而不以爲怪今成虛套必須長篇必須諛飾長則捏無實之言諛則撰違心之語此有志節之士所必不能堪者故諛墓之文斷不敢應至于他文亦偶一爲之必其無灰于

心者今年已衰毫精力有限遂一概謝絕時手一編偶有會心題以寸楮投之笥中積至十數條再加簡閱錄而存之家塾示我後人俾不迷于向往庶不虛度此餘日也

余不但作他人文恥于違心卽述我兩尊人遺行亦無一語虛飾此如畫史傳神期于逼肖傳之子孫可以示信可以繩武奕世相傳文在而吾兩尊人恆在也且不致乞言于鉅公蓋生爲匹庶雖有善行而名不出于閭里蓋素位宜爾亦諛墓已成浮套不敢以我兩尊人古心古行溷入時俗浮套中也果有言不輕發者不憚百拜以請

寶天筆記外編

卷下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夫子爲萬世斯文宗主又以一達字闡千古修辭之訣達豈易言哉自秦漢迄唐宋以文名家率繇斯道吾鄉農丈人先生于近時文人獨推服劉子威先生蓋近世名家如歷下瑯琊輩不過模秦範漢子威所模又進而上之似爲稍勝耳然孫月峰先生與農丈人論文稱契又不滿于子威置之閏位何也其論云文須開口便是方是作家渠卻開口便欲不是又稱述史鶴亭論于

麟拈筆時先有使人不易解之意而併以糾子威然則于麟子威所病總在遠于達耳弇州太函於達爲近而又以爲不脫經生習氣知達之一字信乎難之矣

唐舒元興作弔剡溪藤文剡溪藤可作紙言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剡藤故弔之余謂文以載道而生于情者也以道約情繇情生文而後言可立矣今不情之辭叛道之語斗量車載皆剡藤之羞也其可勝弔乎

在杭云三代之人必習爲辭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蹏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五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奇而況于立談之頃乎吾讀史至于產之對晉人張祿之對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見事定計發必破的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自漢以後唯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說明皇此皆修辭決策預定于平日者也范文正自做

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及天章閣召問惶恐不能對退而上書辭之難也甚矣余以爲確論

又云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繫時政及彼己情事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焉況其它乎自晉以還始尙小牘然不過代將命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詞敘往復之事耳言旣不文事無可紀而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災之黎棗欲以傳後其不知恥甚矣此論更確

又云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于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于遺忘故唯有著書一事不唯經自己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筭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蔡忠惠初洛陽橋神助非一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爲記直言丈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若在今日必有許多誇張之語

楊雅立

守

隨作許某誌銘兄鏡川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

吾弟此作蓋眩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尙論其人幾乎免于君子之誅矣

宋平涵先生小品云近日文字間有爲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白沙先生一切謝絕卽劉東山爲

晉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七

四明叢書

刊本

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先生作潮州三利谿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沈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今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濫妄彼此驩然不但潤筆且以乾沒者矣

又云錢澹菴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于許敬菴先生沒而許誌之最詳末云學論確爲孔門的派而陶鎔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于激或大而失于疏或處

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概以游詞塞責與

又云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漫應曰河下阜隸爾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繫也余謂河下阜隸乃應付過客聽差使者此言極中弇州之病亦近代文人之通病文而至今日即無之可矣

董見龍

應舉

序元凱集

陳勳

云讀其所作如入清溪禪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舡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遠其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尺寸斟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爲人此數語摹寫極肖而文士亦宜佩服斯言

孫文融序葉工部集云叔仁爲文於古則宗司馬子長于近世則絕重王允寧以爲昭代第一嘗告余云試讀鈐山集序彼時權相灼灼焰炙手也然允寧于解止平許于相業略不及且微刺讀此令諸公皆倒戈避矣余因簡閱鈐山集序文十餘如螭如螭讀至允寧便覺風恬波靜令人心開目明妙在無意行文而評隲允當

絕無枝詞兼寓風刺而渾然不露時允寧官簡討而視  
權相不啻儕輩文固平平而其品可重也推爲第一不  
虛矣然豈徒以文論人哉

吾鄉楊太宰守陟序乃兄文懿公文述其遺命曰吾文  
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  
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此  
可爲選文之法卽以文人自命者亦應佩服自不輕于  
下筆也

湯義仍云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方遜志已弱李夢陽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下至瑯琊氣力强弱巨細不同等價文耳從來無人  
敢如此說其識高出邇來文人數等矣又嘗答陸學博  
云文字訣死倏生須昏夜爲之想義仍不肯爲贗文也  
文章家若有高世之識寫自得之語便不必求工于字  
句之間

一見而了了于目一入目而了了于心一會心而了了  
于筆在詩謂之真詩在文謂之真文此之謂達此之謂  
才世之爲詩文者如村夫諱鄉談學官話情多不達而  
音又多舛方自矜其超于俗而不自知其陋也近來古

詩學漢魏近體學盛唐古文學秦漢大都似之如少陵之詩昌黎之文何嘗不脫胎于古人而各自名家絕無摹倣之跡蓋橫絕宇宙而無與爲對者也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此昌黎讀書法昌黎上鄭留守啟蓋辭命之最妙者脫胎于左國而不襲其隻字人自強項事本唐突而遞以出之曲折轉換令人意消

退之答劉正夫云或問爲文宜何師必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對曰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十四明政書  
約圖刊本

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對曰無難易唯其是爾此公作文之筌蹄也故自稱其文曰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取法高其自信真其自任重後來文人豈易窺其藩耶

又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又曰聖人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此皆公作文要訣也至公所云用功深者莫詳于答李翊一書有志于立言者最宜熟玩

又答侯繼云僕少好學問自五經外百氏之書未有聞

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唯在其意義所歸至于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今不爲時所用將試學焉前之所舉固文人所同然求意義所歸則博學而說約者也所以用之不窮也至後之所舉非大儒不暇漢之鄭玄宋之晦翁皆兼而有之者也

太原王仲舒碑謂其文有古風至爲天子所思而刺發州後觀察江西政績俱爲天下最其碑詞曰生人之治

皇天筆記外編 卷下

十一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味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其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云云余謂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此名世語孔子以斯文自任豈但刪述六經已哉如有用我便爲東周一時之文也六經垂憲利濟無窮萬世之文也卽昌黎極力于文章何嘗不思濟世其談經濟見于文章者皆綽綽可見施行文人云乎哉

商州刺史董溪乃丞相晉之子而公嘗爲晉幕官則溪

爲通家公誌其墓始極稱其賢謂父子間自爲知己然  
後來出仕攝糧料使唐書載溪與于臯謨坐贓數千緡  
勅貸死流溪封州行至潭州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  
載其事今誌之糧料更有忿爭相牽告事及于公因徵  
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某  
年月日死湘中以平日受恩于乃父不得不稍爲之諱  
然云引伏受垢不云受誣則贓污可知云徙封州而死  
湘中尙在中途則賜死可知所謂微而顯春秋法也而  
猶被諛墓之譏若在今日作誌必力辨其誣而別設一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番話頭矣

古人誌墓總是欲存其姓名恐後被人發掘子孫得有  
稽考非欲誇誇于人故昌黎作誌有止紀世系生卒子  
孫姓名今已盡失其初意矣

昌黎誌墓變幻百端至盧永墓誌銘張法曹墓碣銘尤  
異雖不可學然閱之可以極文之變

毛穎傳作祖自我所以爲奇鹿門稱其似太史公何必

道耶

陳唯室看史法云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

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辭妙語可佐筆端者紀之若于此數者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盡善耳

昭明文選不收蘭亭記謂因天朗氣清似秋絲竹管絃語複爲嫌非也昭明文專取華藻而此記直寫胸臆乃眞文章也固非昭明所賞識故朱子亦鄙薄文選爲文之衰古人不蓄文選其亦有見于此耶

陳壽進諸葛氏集表云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

晉書卷下  
晉書外編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篇篇名如右然篇名不載而張敬夫傳亦云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問府作牧權制計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屬貴和傳運軍令法簡兵要等皆名篇之目而目亦不全想宋時尙有諸書今何以俱不令傳傳則全書必收之矣孔明千古異人片楮隻字自當珍如鳳毛而竟不全可惜也亦可怪也今全書所收心書新書皆贗爲之者不足觀也

朱平涵先生小品云浙之文章莫替于宋都被四川江

西奪去至國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菴張甬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號成家近日余漢城孫月峰亦錚錚獨工又如馮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屠緯真天才駿發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澹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詳之者

又云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脅之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論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余謂此雖小疵文人易犯不可不知在杭云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澀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伍欲其不工不可得矣不特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

登第不過以本領省心計聞耳然在杭所得益者在于冷曹至余之得益又在失路蓋詩文之病莫甚于應酬名位卑微求者不至故得專精而前四者亦不求而至矣

于景素與吳安節書云近查得林次崖爲蔡虛齋門人曾作易經蒙引序弟可弁其師則甥弁其舅似無大礙也余嘗選刻外舅吉甫先生鳴皋集而僭弁其首錄此解嘲

公孫龍指物論一篇凡二百六十九字中間用四十九

宣天筆記外編

卷下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指字乃知昌黎送東野序用鳴字有所本也

今詩人滿天下而識詩訣者少訣惡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者正授人以詩訣而人不知也思苟無邪則子爲眞孝臣爲眞忠喜怒哀樂必無妄發而發之于詩理趣益溢卽眼前山光水色鳥韻花香皆爲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詩極多忠君愛國語而人不厭發自眞心也後人無其心而倣效其語人遂厭之而近有好新異者以談及君國爲戒猶之懲噎廢食可笑也

鄭所南云詩之法祖于三百篇下逮曹子建陶淵明輩

詩之律宗于盛唐主以杜兼之李次以孟浩然高適王維輩要在激詩書之潤益其靈根歲月至才華吐爲天芬其體製欲溫柔敦厚雅潔瀏亮意新語健興趣高遠追淳古之風歸于性情之正毋爲時之所奪焉

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兮蘭蕙之盛者晴日之下燁燁有光微風動搖光尤激濫然則光生于蘭蕙而今屬之光此詞人下語之妙今無因而稱光風又倒爲風光便不通矣風何光之有

于麟最爲一時膾炙者七言律其評唐人云王維李頎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頗臻其妙而不滿于少陵以爲頽焉自放至其自作全是步趨少陵然唐人皆縛于律卽以太白之豪畏其拘束不敢多作獨少陵之作最多而窮工極變無一複語于鱗詩讀至十餘首天地風塵百年萬里屢出可厭蓋止學少陵感慨悲壯一種且守而不化者也

唐宣宗與李藩論應舉詩疑重用字者因舉錢起湘靈鼓瑟詩內有楚客不堪聽曲終人不見二不字相質此排律也尙以重字爲疑乃有近體多重字或失簡點終屬小疵

劉夢得賦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竟不敢用此見唐人作詩用字之法蓋詩之用字宜典但糕字原見周禮糗餈註而劉不知故宋子京譏之今有作詩而俗談諺語盡入篇中奚可哉

李長吉傳稱其未嘗得題然後爲詩此亦詩家一訣古之名家往往如此卽李杜除酬贈卽景詠物之外大都皆先有詩而後綴以題今人必先有題目如秀才作制義止發揮題目而去性情遠矣

長吉長使小奚奴背破錦囊隨行遇有得卽書投囊中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暮歸足成之蓋專搜剔天地間人不會道不能道之語此又越于性情而事冥搜固造物之所忌也無年豈以是乎

古人詩有對法錯綜而讀之不覺其參差如裙拖六幅瀟湘水鬢綰巫山一段雲紫駝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盤行細鱗句法最妙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二句皆頂矯首遐觀來兩喻一意轉換呼應文法最妙杜詩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同一文法

胡元瑞論七言律自開元便到嘉靖固未必然徐興公謂七言律最盛于我朝似爲近之然于我朝覓一老杜斷不可得則謂之盛可也謂之最盛不可嘻律詩之盛也正古詩之衰也

韓昌黎集其門人李漢所編者其編詩止有古律兩類古詩則五七言古風與今同也其律詩則五七言絕句排律皆編入焉排律不必言卽五七言絕句唐時亦謂之律矣豈卽所云絕句截律詩前後中之說耶

今人歌行鮮有作五言者古人多有之如太白南都行

晉天筆記外編

卷下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夏行清溪行勤將軍歌又秋浦歌十七首有十句者八句六句者皆五言而內十四首皆絕句也少陵有彭衙行義鵲行皆五言歌則無之而李長吉有還自會稽歌感築歌河陽歌唐姬飲酒歌有傷心行古悠悠行勉愛行皆五言勉愛行三首而一則絕句也至七言絕句歌行古人最多至少陵貧交行用仄韻止四句內用君不見又他人所未有者

劉伯川泰和人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

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雜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卽景詩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有爲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庶吉士而卒士奇官至少師余謂陳詩淺露楊詩何等醞藉若無意于功名者聖門言志而獨與曾點意亦如此閱此二詩不但可以辨人品併可悟作詩之法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憑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眞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二詩一順題一翻案俱稱妙絕如香象渡河徹底截流他人無復下手處矣

朱子嘗戒人作詩而朱不廢詩詩未嘗不工詩卽學也

白沙亦然陽明亦然卽靖節亦然蓋發自性情而非矜  
奇鬪巧故無妨于學也亦有詩人原非道學而偶得備  
語默與道會而不自知其所至者其性情不俗也

杜牧詩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賈島詩一千尋樹直  
三十六峰寒皆唐人句法之新異者孟郊弔盧殷詩古  
風落句云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謂昌黎誌其墓也  
句法尤異

子美善詠馬亦善詠鷹皆借以寫其用世之志與經世  
之略鷹詩云一生自獵知無敵百戰爭能恥下韝具兒  
英雄本色當時如郭如李若假之權而不掣其肘何憂  
乎安史而亦無藩鎮之橫矣

若以世俗之矩矱語詩則少陵亦有在繩尺之外者然  
鉤深擷竒窮變極化刻畫幽渺搜拏龍螭如入武庫五  
兵縱橫如探海屋萬寶璀璨固辭擅百代之雄也蓋祖  
漢魏軼六朝包四唐孕宋元無不入其範圍所以謂之  
大家而後人必不能至也蘇長公差步後塵然少陵於  
性情近長公遠則少陵用意長公騁才詩之所貴在有  
才而不用其才也

不讀杜詩不極詩之變雖有利鈍當自辨之學其利毋  
學其鈍可也昔人選唐人詩而不及杜亦有見選詩不  
免局于一家王遵巖概以品唐詩者品杜而一有不合  
盡從抹殺不知看大家詩當另具隻眼也

註杜詩牽合傳會謂必有爲而發固非山谷謂全出無  
意亦非也詩有賦比興果如山谷之論不闕一比耶凡  
杜之詠物詩皆比也

今無論能詩不能詩開口譏薄宋人宋人安可輕也宋  
有步趨唐人者可以分路揚鑣有自操杼軸者可以開  
山作祖于鱗刪詩屏去宋元吾不能不爲稱屈蓋局于  
所見而不圓也

杜牧序李長吉詩尊之至矣乃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  
可也詩何嘗不貴理但以渾融不露意在辭外爲佳耳  
寧失諸理殆非通論

作詩者情景相發不可放過情景相乖不必強做强做  
必不佳

青蓮有志復古故七言律最少少陵七言律在盛唐諸  
公中爲最多能于規矩繩墨中錯以古調如生龍活虎

不可把握自可雄視百代卽太白不能及也況于鱗輩乎而譏其頹焉自放此可與立未可與權者也今人大都落王維李頎窠臼中使王李作至數百篇觀者不能不厭況優孟王李者乎

古來選詩者最多其佳者前則品彙今則詩歸初學可閱之以爲準矩矱既定須遍覓古人全集兼收而獨詣然後可以名家蓋詩一經選雖人有千家卷盈千帙總是一家言耳安能極詩之變唐人以詩取士故無不攻詩竭一生精力千奇萬怪何所不有自品彙正聲盛行而爲所囿者多矣詩歸又選詩變局然終不能該

篋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三四明叢書

物園刊本

余平生不喜作應酬詩如慶賀送行之類鋪張詩如新柳落花等題賦至數十首之類摹擬詩如四言古樂府之類以情景不湊合而撰胸中所未有之語也蓋詩所自來不外情景或觸景生情或緣情寫景豈寫隱衷孤抱之情何必投人之好描畫眼前自有之景何取冥搜之奇此余自謂得詩之趣者也得其趣斯得其益岑寂非是不娛阨窮非是不遣宛結非是不豁冤憤非是不平杜詩云陶冶賴詩篇又云陶冶性靈須底物此皆實

歷語也鍾蝶有言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已先道之矣

昌黎之南山韻賦爲詩少陵之北征韻記爲詩體不相蒙孫莘老王平甫相提而爭優劣固非至斷定于山谷之評亦未是也南山琢鏤刻畫詰屈聲牙自矧爲體傑出古今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固不易學亦不必學總之未脫文人氣習也北征故是雅調古來詞人亦或有之卽韓之赴江陵寄三學士作亦同此體踵其後塵者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以爲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二十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爲盡憲宗之美隱居詩話云吾不知此句爲何等語謂論詩大謬王勉夫曰詞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余謂詩貴平穩亦貴涵蓄使人想像而得之于字句之外政不必以粧點凌厲爲奇也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

換骨法規模其意而易其容謂之奪胎法余謂換骨奪胎不離于竊巧則騙人拙則敗露高人偶合原非襲也請箴以一語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在杭論書云書各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此論得其本領

又云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長史奔放駭逸要其神氣生動疎密得宜非頽然自放者也卽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草者須識粗中有細疎中有密自不敢輕易效顰矣余因此得草聖之解聖人旁行而不流效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王西廂明叢書

鈔閣刊本

鑿者不至爲小人無忌憚者鮮矣

又云臨古人書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構作何結煞體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濫容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概

下似有脫

世道

兼治術

智愚賢不肖天之所稟古今一也古之愚者必讓智智有等差智復讓智而天下之大智出矣不肖者必讓賢

賢有等差賢復讓賢而天下之大賢出矣所以三德六德九德若權衡之不爽而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智愚賢不肖各安其分各止其所而天下治也今之愚化而爲詐矣今之不肖變而爲奸矣逞其奸詐自冒賢智而眞賢智者則妬之擠之俾不得行其志矣賢智既訕而愚不肖攘臂于世天下何繇治乎

民猶水也分之弱合之強水之分也可以沃焦釜可以澣廁胸及其合也千尺之隄弗能禦萬人之怒弗能回今國家多事國用不敷既已加派于民而官日貪衙蠹日恣民固敢怒而不敢言也使積怒之極合而洩之其害尙忍言哉

在杭云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敷歷諸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擇也隨才設官終于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而

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是矣然亦末流之弊也國家取士首試經書欲其明禮義次以論試其識見以表試其學問以判試其官才又次以策試其經濟士果脩此豈乏用世之具乃上以實求而下以虛應既而上亦求之以虛而下又安能反之于實是幼所學與壯所行全不相蒙原無用世之具安所用其官人之術而天下迄無善治矣

又云今之仕者寧得罪于朝廷無得罪于官長寧得罪于小民無得罪于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使彌縫之術唯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此語切中時弊總之公論淆而世風薄也然有特立之士百鍊之剛周身無闕官長巨室其奈我何

又云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于退不肖如人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卽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于攻訐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擊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

意矣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汗巖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恥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不復以指摘爲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賄潛其中不復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得不爲之三歎也

又云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託也極中時病

又云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

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筆天筆記外編

卷下

子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來仕宦法網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職此之故也余謂亦視其人自立否耳果能潔己愛民所欲行

者十猶可得五六上有賢監司與之同志十可得七八若不留意政事則胥曹操其權矣此不得盡委之法網也

又云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託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庶民也此言切中上司之弊賢者不然但

箕筆記外編 卷下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賢者少余嘗爲縣官七載各縣同官相會動以上司檄取預徵紙贖爲苦獨余以不見及爲幸及余罷官有譚其故云預徵紙贖必不取之廉官然則屬官之廉貪上官何嘗不洞知然不取紙贖者未必以廉喜而取紙贖者必不以貪敗是以公論淆而民受其弊也若上官賢則州縣之貪者必少矣

又云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疎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邪詛蜚語據以爲實

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以疎迷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于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于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稠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成易怠百里半于九十課最易盈銜概伏于康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馴僮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余謂八難誠令之所苦他官未必至是然能以清正自持則難去其半矣再能以義命自安則難不足慮矣若能以實心行實政則膏澤下于民唯令爲便也不可不勉也

宋丘濬字道源仁宗時人喜作詩譏嘲時事嘲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又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宋至仁宗最爲盛世而貨賄公行陵夷有象蓋盛之極卽衰之始此泰之所以訓馮河而豐之所以戒日中也

張士榮苑洛外孫年十七從至京嘗論致太平之道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宗制

度遠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他日爲吏皆庠序之士也士榮少年有此遠識爲士而背違傳註必爲令而弁髦功令至今日而決裂甚矣天下所以日趨于亂也然違駁傳註作俑于陽明律以夫子之從周余不能無遺憾云

人有恆言官清民樂余謂不貪取清之細者蓋政有條理無混雜之謂清而最易溷我莫如胥吏吏卒此輩所以能溷我起于行政無條理如賞罰無章則或爲惠于法內作威于法外遲速無節則有下急而故緩之下緩而故急之出納無準則有取之而下苦焚林子之而下無果腹于是利歸狐鼠而害及閭閻雖一介不取而民未必樂也

孔融棄市七歲女九歲男俱被收女謂兄曰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自願延頸就戮神色不變余謂東漢尚名節風教所漸及于幼女士之臨難固不可貽羞于此女而制治者重名教培氣節誠要務也

王勉夫云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

物下至持麈器虎子武帝以孔安國儒者特聽掌御座  
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執虎子余謂漢時左右  
奔走皆用士人此猶三代之遺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  
人君臣間情意相通不異朋友而賢者居之陳善納誨  
時有補益後世易以中常侍而宦官宮妾供其職以致  
君臣間禮節繁多形迹拘闕情好隔絕在上名爲重士  
而不敢褻用之而在下名爲自重而不得親其主泰交  
不可期于世矣

人心之不死者是與非也是非明則天下治不明則亂

宣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四明叢書

新國刊本

然天下雖亂是非不明于上而猶明于下故夫子論毀  
譽而取徵于斯民又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庶人之議  
公議也天下無道而公議不泯也余觀今日有大謬不  
然者爲官不貪官罷而貪不謂清廉而笑其拙也爲官  
而執法不徇執禮不媚不謂端方而嘗其傲也有才而  
試不售有理而訟不勝不議有司不公不明而曰莫爲  
先容也蓋以潤囊橐行苞苴聽囑託爲仕宦當然事而  
清貞自守爲世界必不可容之物人心世道至此吾不  
知其所終矣

天下之治亂而謂之有道無道故自可思道無日不流  
行于天下而有之無之在人天下治人皆知有道賢者  
遵行之卽不肖者亦慕之畏之而弗敢悖天下亂人遂  
不知有道不肖者固明叛之卽賢者亦潛脩之諱言之  
而不敢露天下有道而君子以道應之如持燈向燭其  
光一也故道可行而見無道而君子以道投之如紉蘭  
而入鮑肆其氣殊也故道不行而隱至發揮斯道者老  
儒之功居多李禿翁動姍道學其害世不小吾故痛恨  
之謂當與少正卯同誅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儒者之道常拘方而少通施之或不適于用然存之足  
以扶世教而遏民邪近以迂腐厭之而李卓吾以道學  
先生爲姍笑之具無識者又從旁和之余謂儒皆談道  
而所談之道皆高曾之規矩也士之用萬變而不得離  
道匠之巧百出而不得離規矩今人姍笑道學猶匠棄  
規矩驅一世而爲無道之天下宜其機變紛起而日趨  
于亂也少陵行次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  
公以半老儒狀太平景象吾有味乎其言

在杭云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

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霸而  
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其言近  
似然事功離學術則學術離事功矣而分屬秦宋是知  
二五而不知十也使程朱二大儒得行其志豈無補于  
世而以虛言警之則流俗之見也果爾則孟子談王道  
于齊梁獨非虛言哉

又云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  
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于用不如救偏補弊  
隨事幹蠱爲有實效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  
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  
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  
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與  
禮樂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余謂此誠識  
時務之論夫子大管仲之功正以其能救時也

小品述陸叡齋語云大道爲公四字今不可見亦不可  
行矣唯有小匡二字儘可得假如今各市鎮中必有  
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  
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賺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興訛造

言無所不至結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可自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繼于獄從中時加操縱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于吾股掌上而又未即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息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倣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涉世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光武涉世之至言忠臣不私履正奉公任延矻世之正論先正合而言之曰盡心職業所以求知也兩者可並行不悖矣雖然必兩賢相遇斯臭味相投而不可必也姑舍是而談上官如歲時餽遺禮不容廢自當隨俗而上官之收任多任寡不致麾卻此用下敬上交際之常餽者匪以求媚而受者不以見德至于求知有職業在不相礙也此易事也有一等人屬

官有餽不收之于堂而收之于室卻之昭昭而入之冥冥外標廉名而中藏貪實使巧媚者私鑽穴隙而端方者羞效穿箭于是敗鼓之皮收作籠中之藥名琴之材殘爲竈下之薪事之實難非關不善而冀保身全名無繇矣

馬之于圉亦懷之亦畏之所以懷之者秣也所以畏之者策也長民者名之以牧道可知矣牧之也而圉之不如宜斯民也而馬之不如也

上山則憊下山則快以下山之快償上山之憊不如平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之安也曝日則熱浴水則涼以浴水之涼解曝日之熱不如就陰之爽也

官怠于宦成是從做官起見者也若從做人起見雖蒼猶傲況宦成乎做官乃做人中一事宦事有終人事未終焉得怠

人知閭然媚世之爲鄉愿不知矯情絕物之爲鄉愿蓋人情好奇好詭而迎合之以取名猶然媚世之心也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此不但古今之變卽以近事徵之

亦然國家以文取士百年以前出場後觀其文某中某不中某前某後大都不爽近來士無一定之文試士者無一定之目或中才而僥倖或高才而棄遺于是賢雋阨窮闕茸尊顯不得不俯躬而受其役不可謂非天也蓋天有治命有亂命雖亂命亦不能違故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官有清而蔽拙亦有能而蓋貪故吏必兼有廉能而後循也

居身最受用是寡欲欲寡則雖無人世之樂卻無人世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憂無憂而吾身始逍遙矣處世最便宜是去驕驕去則縱不受人之憐終不招人之惡無惡而游世無齟齬矣

有得必有失無失即得矣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也猶有香必有臭無臭即香矣佛書所謂清淨自然香也

薛文清先生爲大理時王振以同鄉而不往見憾之因辯釋一婦人冤臺臣希振旨劾其受賕繫獄而廷鞫置之死法文清何等人品時人稱薛夫子而黯黹至此天下何嘗有是非而小人何嘗畏公論哉余牧涪受誣冤

憤莫控閱文清事不覺灑然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皇帝王一道也世運不同耳王降而霸道始異矣今去霸千餘年而乾坤其以霸終耶余謂霸降而盜矣戰國至秦皆盜也漢唐宋之季誤國者皆盜也余在閩時各縣僚友相會有爲說曰今之仕者天理兩字人須別置一邊余甚駭之天理旣滅非盜而何然非虛言也今講公事而行私囑操王法而徇私請吏部之掣籤試官之彌封法存而實亡有司繩民以法而身不受繩于法始猶諱之今以爲固然則盜已充斥于世矣去亂之日不久矣霸假仁義仁義猶在也宜以爲功之首也而又以爲罪之魁謂仁義一假而盜萌于此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草木當酷日中葉都燥卷且起而蒸禱如故無礙于花實其有庇在宇下牆邊不見天日者非不鮮嫩而見日卽萎華實俱廢因知愛身者不可太護惜護惜過則疾疢易侵多致天折養身者不可縱嬌逸嬌逸則筋骨脆軟不任驅馳養嬰兒亦然

官清則五分才有十分用且有十分恩惠及民官不清

則十分才止有五分用然有十分之害及民矣

古人云英雄回首卽神仙又云退一步行安樂法二語相似而用之者不同英雄必好進不進不成英雄功成身退卽神仙矣退一步行爲中人言之缺陷世界必無圓滿之理人求滿足故終身在苦海中隨其所至自退一步留此餘地終身受用不盡何等安樂耶

余老而家居每著舊履不甚敝不棄也或笑余慳慳者儉之別名也慳何足笑然意不在此桑維翰言爲宰相如著新鞋襪外觀甚好自家甚不快活余著舊履亦取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快活之一端也履前半截屬新後半截屬舊今用觀美之一截而捐快活之一截非失算乎凡事有務觀美者皆不異新鞋襪昔苻志翻著襪偈云寧可刺人眼不可隱我腳此言可以喻大

余不登甲初以爲欠事今罷官歸田而深以爲幸也余本農家讀書遊庠爲窮儒乙科入仕又爲窮官歸而還我窮儒不知官之窮也高之得附縉紳之後而卑之不失農桑之利如措趾于地有力可行力倦可坐又如用兵可以進戰可以退守以此貽之子孫遠勝滿籩之金

也登甲科者其安富尊榮固百倍于我此如駕鸞車行空中子孫能長颺而不墜乎今固百戰百勝至于孫而不勝何能守而不敗乎余獨悟得此中之趣而世人有同此解者否

有勢力之家凡無勢力人不能爲不敢爲者一概不爲是卽所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者也

立志高遠而範其躬于規矩法度之中處世謙和而砥其操于青雲白雪之上此名教中樂地也

就下非水性而欲平則水之性也水之欲平甚急故終

日滔滔而不止聖人欲天下之平也亦然故終身汲汲而不止

程子曰權只是經也此獨得之見然古人將經權並舉則反經合道之說未可盡非而旁行不流則權之正解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則反經之的證也三代而下與權者如子房不踐鴻溝之約孔明勸先主取荊州不諫止取劉璋梁公立女主之朝與二張飲博而皆用以成功宋儒非之則宋之讎不其戴而累舉累蹶不可盡委之于數也差強人意者程明道謂新法之害吾黨有

過堯夫見投劾于新法則曰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其識  
高人一等臨事必當有濟此庶幾能權而人莫能用也  
其今之人耶吾不屑傲其古之人耶吾不敢傲吾以是  
恂恂然循牆而走也閉門而不出也具眼者謂之無傲  
可謂之最傲亦可

臨民貴寬而御左右寧過嚴以此之嚴成彼之寬行政  
尙簡而稽課程勿厭煩以前之煩成後之簡

古之仕者主于行其志故隱者招之而洗耳投淵爲畸  
人矣至後世而始稱爲高節也今之仕者主于行其私  
故廉者旌之而懸魚留犢爲盛事矣若古人必護其矯  
情也

凡事有盛必有衰盛處便是衰處美酒飲教微醉後好  
花看到未開時吾有味乎其言

天地間有眞必有假無假則眞不足貴矣眞者少假者  
多眩假而失眞非也惡假而擯眞尤非也世人不出此  
兩途者鮮矣

京師嘲臺省官曰抹棹布謂以垢攻垢也嘲吏部官曰  
醜鴨蛋謂關防嚴密而暗入滋味也翰林官曰鸞鷲朝

品似清高見魚卽攫也所嘲不同總是愛錢而已文官  
愛錢則武官必將惜死天下何繇治哉

山民有鬻畚者剖竹而箝畚口入市先售他鬻畚者羣  
詬而罰之遂不復箝夫箝之于畚所增毫末而畚不速  
壞然而眾不許也故眾濁難清眾淫難貞未見速售之  
之利而詬者至矣噫

無忿疾於頑勿看得容易平日從性情上用力者始能  
之

步隲避亂江東與衛旌俱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豪族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其脩刺奉瓜以獻征  
羌方臥駐移時旌欲委去隲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舍  
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坐帳中  
設席致地坐隲旌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羌作  
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旌菜茹而已旌  
不能食隲致飽乃辭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隲曰吾等貧  
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據其事與張  
耳勸陳餘受笞韓信俛出胯下同而味其言卽君子素  
其位而無入不得者不但有量總緣有識隲仕孫吳薦

達屈滯救解患難多所濟益後爲丞相被服居處如諸生時然當窮約而器固已遠矣未必不于貧賤中得力也

太乙谷中石上有司馬溫公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豈爲登山言之蓋涉世之津梁也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閹宦作二不爲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可法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四十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俗吏俗人俗之所鄙也余謂俗不可厭俗亦不可吏而厭俗地方必有受其害者人而厭俗子孫必有受其誤者蓋所貴于脫俗者在心不在事若打掃此心清淨而淡于世利則其人必廉淡于貨利則其人必儉能廉能儉雖日在塵混中而去俗遠矣舍此而談清言課清事而自謂脫俗是指蝓蟻轉爲蘇合丸也

貧賤思富貴情也富貴亦有思貧賤時當夫變故相仍厭煩苦瘁思與漁樵爲侶亦情也故食糞者思肉食肉者亦思糞然糞食寡憂肉食多憂糞食者可以樂己之

樂肉食者不免憂人之憂蠶食而安于貧賤可爲漸達之鴻肉食而淫于富貴恐作高墉之隼故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其言有味也

昌黎與陸員外書云其事則小人之事而君子盡心之道也時員外與司貢士者相知故轉薦士至十人之多而以爲小人之事知當時私囑者不少公不避小人之跡而借以盡其好賢之心此其大過人者然亦恃有員外之相知也

天下之亂極矣然吾心不可使亂聖人于剝牀之爻所以致戒于蔑貞也孟子邪世不能亂亦謂其心耳卽成仁取義亦作如是觀

歐陽公重廬陵人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旣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然逆瑾柄國百官蒲伏其門而公不一往瑾亦不加害余謂此非倖免謹約乃護身之符

徐文貞督學于浙有二生爭貢譁于堂下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于堂下公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諸生未嘗閱教條乎連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

得主請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息  
謝在杭云仕小邑馭疲民居官者每鬱鬱不樂此正不  
必爾小邑易于見才疲民易于見德且不見可欲則心  
不亂可謂名言以此存心必爲循吏

又云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令  
但能耐煩便有識量著一急性者不得蓋事多在忙中  
錯也至于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唯涵養德  
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況于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  
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  
河赴海而已亦名言也

管笑筆記外編

卷下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平涵云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  
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爲禍根可不兢兢審所  
擇乎

又云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喫  
素惱人用葷自己謝事惡人居間自己清廉罵人貪濁  
只是胸中欠大

又云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  
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

又云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益精尋常體貼于激處歷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鎮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很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又云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于縣南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眾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受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救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缺敬于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得自越夫朱公起家翰苑官高望重絕跡公府上官自當加敬似非由衷之語茲述而錄之蓋以自警也絕足公門分義應爾安保上官不以我爲慢哉

陳元凱云東方朔戲萬乘若僚友嚴光加足帝腹李白醉見天子詩立成皆氣蓋一世惟無欲無求耳如有求焉不能行于一尉况萬乘乎

又云旣以解弢墮裘爲天之遁民安能復從人間冠蓋寒暄禮數簡牘聞問俱從謝斷閭或惠其好我枉用相存答其勤倦誠亦不能盡廢我必不先勒之山庭永服

斯戒

又云道莫善乎因事莫利乎因我之所值因而利之雖弗美竟之無弗美矣山農比常自觀覺于此有味略舉數端五十爲郎未合便休而疾病見撻因之以自免雖涓埃無效心事未了天實刑之其將若之何吾因得以離乎榮辱是非之場行而于于履而安安古人好稱隱遁逸民吾竊其似此一也病在足其行蹢躅吾因以不出門烏皮小几坐而緝書或時就枕不知早晏游從還往一切謝罷而因以省輿馬之煩息罄折之勞錮微逐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吳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之費此二也又病消渴酒入將自焚吾因是以不宴客亦遂不釀歲省秫數十斛麩藥稱是又省鷄豚脯醢旨蓄所以爲酒佐者經年不飲臙益清神益恬此三也家本儒也罷歸旣絕祿又無他生殖貧實自其分吾因以爲儉禮可以裁省裁省之享祀用二簋米鹽薪蔬皆有程子孫疏食病夫間日一肉而已在事舊知間致酒資以是稍不甚乏而因以少借貸絕請託求乞之事聊以過日終不爲子孫異時計心以益閒此四也頗好吟咏又愛弄翰墨而病忌思忌勞此事因廢穎焚硯塵側釐

蠹睡起飯罷隱几嗒然而已病亦時作時休不甚至劇  
此五也世希炎炎赴隆隆聞罷免病貧以爲不祥掩耳  
走耳山農數年于此彌自欣然故以爲因之道善也愚  
謂元凱之于因猶淺言之所謂退一步行安樂法也若  
深言之安土敦仁之道行所無事之智豈相遠哉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其國不亡富不忘貧貴不忘賤其  
家不敗

知其不可而爲之正欲以人事挽回氣化是聖人本分  
內事孔明六出祁山亦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蓋爲之自  
我者當如是心力已竭而事不成功不立然後可謂之  
命也知幾之明保身之哲又當別論勿得參入

人既以身任事便當置身于利害禍福之外始能明目  
張膽直前而不可奪若胸中微有沾滯不免首鼠易于  
摧折總是認義命二字不真

行己在清濁之間善用之則爲柳下惠不善用之則爲  
鄉原

謂聖賢不計利害非也必聖賢而後能計利害就孔孟  
論之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以小害大賤害

貴此善計一身之利害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後義先利不奪不饜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此善  
計國家之利害也但眾人于利害見其末而聖賢見其  
本耳

或歎世態炎涼予謂炎涼由吾心生心無炎涼則抱關  
擊柝與王侯將相奚擇

老子云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知誰之子象  
帝之先卽吾儒之太極也太極分陰陽便有消長分五  
行便有生尅有消長生尅便有順逆有是非有好惡不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勝擾擾矣太極渾消長是非無之何是非好惡得疥其  
靈府乎今之涉世者見己之是見人之非是陰陽人也  
五行人也非太極人也吾人常思在太極中立腳則尤  
悔寡矣

先儒以孔子爲太極而春秋之作可謂無是非耶曰是  
爲維世設也子言無爭顏稱不校皆以太極自居也夫  
子身爲太極而運其四時之佐五行之吏以生成天下  
後世得志則行之賞罰否則行之筆削此太極之妙用  
也春秋作而三代之直道得所維也夫子有體有用老

子濡弱謙退一于收斂有體無用此其異也

異端

堯以執中明道統而巢許以洗耳棄瓢爲高可見有中道輒有異端而堯舜致揭于允執致惕于危微正爲此輩設防也自巢由爲倡而荷蕢沮溺皆其流派于是濫觴于藏史之清淨橫流于竺乾之空寂而遂與吾道相終始矣堯已逆知其至此

學佛者原從直截一路入後來其徒龐雜穿鑿附會開張市肆眞贗雜陳以誇其無所不有遂爲異學之淵藪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兼爲僞儒之窟穴其徒以爲佛教之盛而吾以爲佛教之衰

莊周聖人之徒也見世儒雖誦法孔子而拘攣淺陋不足當其一噓後讀老子道德之說而有悟知道德之旨卽聖人上一截聖人不曾明言故寓言問禮老聃以發明之所發明乃聖人默以引人而不欲明以告人者也莊亦知道德不得不散爲仁義禮樂而爲仁義禮樂不可失道德之意故雖極尊老聃止爲闡明聖學而發觀其論方術自有所悅而不隸于關老可見彼知道德之

上更自有源流頭在逆源之雖老子亦非至極而究言之唯孔子乃爲兼本末合上下而會其全莊蓋推之以爲宗觀其語意自見乃學孔子者皆逐末而遺其本守下而失上矣莊周意在矯世故直邈諸混沌之初而混沌則無形無名固非託宿之所而莊周亦非託宿于此也自蒙莊打破玄祕聖人上達之妙不免漏洩而竺乾氏引其餘緒而精之以自闢一門闕觀者遂謂其徒過于夫子若然則老莊固已過夫子矣何必雲門瀉仰輩也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莊已自具供狀矣宋人言學佛然後知儒余謂讀莊便可知佛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五十四明徵音

約屬刊本

聖門亦有異端聖人之爐錘大故並歸于陶鑄而不能爲異異端亦有自得儒者之邊幅狹故不能收之于驪黃牝牡之外而益增其敵雖然父子各一心子又生孫孫各一意此自然之勢故儒者之門甚多歧說二氏之徒各有分壘聖人復起安合道術而一之耶

聖人主于覺世故茹納寬賢者主于衛道故界限嚴聖人如開創之主威靈旁暢四夷原自向風故惟恐其不來賢者如守成之主政刑僅存而遠人漸已心攜故惟

恐其內訂夫子于接輿荷蕢沮溺丈人汲汲引之而孟子不但楊墨卽告子陳仲子闕之不遺餘力有以也釋氏之徒曰權教此遁辭之巧妙者凡理有不通處輒以二字概之聖門亦有權教故曰循循善誘然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則權不離立決非自相矛盾也釋氏書矛盾者多矣

治世而出世帝王也涉世而出世夫子也遺世而出世佛氏也作用異而出世同然佛氏之出世易而帝王賢聖之出世難帝王賢聖之出世隱而佛氏之出世顯今以出世而賢佛氏于仲尼者皮相也以經世出世分僞佛腐論也經世而不出世則作用不神出世而不經世則體用不完或曰佛能經世乎曰佛能經世則與帝王夫子並矣佛原不主于經世而亦思濟世以輪迴地獄之說誘愚蒙善者百一以明心見性之說引賢智者萬一此佛之所濟也然而濟人不如誤人之多也則用佛者誤也

古來闢佛老者唯韓文公原道爲堂堂正正之師其送靈師詩有云齊民逃賦役高士著幽禪耕桑日失隸朝

暑時遺賢韓之所憂世以此而所以闕佛老亦以此至以心性之說溷入吾儒性命之學其病最爲難治亦難以口舌爭非卓然有以自信不能不爲所惑明道橫渠二先生之論朱子探入近思錄者破膏肓之病已得七八學者所宜細加理會也

磨不磷涅不緇聖人也惡磷而遠磨惡緇而遠涅釋氏也蓋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故其自名曰牟尼曰比丘又曰比丘尼夫子曰素王釋曰空王寓微意焉今學佛者妄自矜詡謂出聖人之上非佛祖意也誕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至四明叢書 刑圖刊本

也正佛祖所必訶也或謂牟尼生孔子之前未得先有是名余謂佛書安足憑孔子中國大聖弟子如雲而生辰壽年至今未的中國世有史官而猶云文勝質書不可盡信況夷狄隔在數萬里外又踰數千年其書始入中國而猶可信乎恆星不見春秋紀異而佛乃傳會以爲生辰及考其年月俱不合路史辨之甚詳總不出傳奕所云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一言蔽之矣安知牟尼非假託之名也

然則佛不必闕乎曰今之當闕有二而佛不與焉爲佛

之徒固應避世遠引高舉保真而遨遊公卿矜名殖利纏溺情欲不能割遣而徒以出世之說簧鼓愚俗脚跟不定者靡然從之世風瀾倒聖道榛蕪此吾道戶外之戈當與寇盜夷蠻並驅者也爲聖人之徒其倫子臣弟友其性仁義禮智其事家國天下卽此是道修此之謂修道而捐自有之家寶希教外之別傳身在世網心馳空寂異學方熾又抱薪焉此吾道室中之戈當與亂臣賊子同誅者也闢此二者則儒佛不相恩不但不爲吾道害而且爲吾道助矣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墨學仁義而差者孟子直窮其流弊而曰無父無君使人早知其無父無君雖三尺童子不爲所惑矣佛氏明以無父無君之教而學士大夫甘心從之身不離君父之前而稟業于無父無君之教如人其身牛其首如之何其可也

世俗最有可笑者佛幻妄其身而從之所壽佛不娶出家而從之乞子佛割人倫遺事物以求空猶面壁九年而凡夫戀妻子纏世網欲安坐穩臥而成佛佛如有靈必付之一笑

仲尼樹五穀以養人者也佛老爲藥餌以救人者也五穀不可一日缺而藥餌亦時有所濟者乘其病也病有不同而用藥亦異有用參苓者有用枳朮者甚有用烏附者取其能愈病而已佛教雖非梁肉豈遂比于烏附哉顏魯公趙閱道富鄭公劉元城輩人品卓絕而皆奔走于竺乾之門皆自治其病而有所用之也蓋儒而用佛非用于佛者也稗史載閱道不能斷慾至懸尊人之像于牀烏知其佞佛者不借以爲窒慾之方哉然誤人則已甚矣

明道先生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答云千七百人明道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然不可謂彼教中便無達者韓文公論佛骨貶潮州浮屠歡扑簡師不憚蛇山鰐水萬里之遙徒步往訪之彼必眞見韓公所論之是耳又黃氏日抄記一明州僧常曰農家有百錢斗粟之贏必藏之與僧乃已民安得不貧故其住山不營土木不遺其徒出句疏曰吾不忍助民蠹也又道家劉玉眞語錄或問周程張朱諸儒

先力排虛寂之教何也先生曰彼皆天人也皆自仙佛中來以公心爲道故于儒中救世偏弊耳大概三家之學皆闕不得但二氏之教過盛則于綱常之道未免有傷如乘舟偏重則移身以正之始可行道亦猶是也又曰諸儒語言文字中止塞遏抑之詞隱然世道之禍二氏之福時人不覺耳此三人可謂彼教中達者矣

脫離僧家美名也俗以相詬而僧亦甚諱之可笑生人之初顛蒙渾朴禽獸何殊聖人出而教以人倫謂之五常常者天下萬世不易之道也宇宙之所由清寧以是

簪天筆記外編 卷下

五十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然而人之終身黏帶纏縛亦以是爲兒孫作馬牛則黏帶于父子矣仕則慕君黏帶于君臣矣有妻慕妻子黏帶于妻子矣原隰之求讎不反兵切切偲偲則黏帶于兄弟朋友矣五者之中妻子尤甚而溺于功名富貴則君臣最深故佛氏之教既厭其平常又苦其纏縛欲起而脫離之首在出家不婚不娶以斷情慾而削髮披緇以示不臣既已出家亦無父子亦無兄弟而其所謂朋友不過二三烏合以爲法侶亦非情愛之不可解者總之斬盡情緣絕無黏帶謂之脫離而始得超然于輪迴

之外然生龜脫筒終是難忍而返之心性終覺不安謂之明心見性可乎聖人不絕人倫而亦無黏帶所以謂之中庸而不可也

五行不過相生相尅而星命家以我生爲食神地理家以我生爲洩氣吾想佛家言無生亦此意也生則彼食我而我氣洩我生子子復生孫生者日來而去者日滅不生則不滅二氏之不婚娶不但割情愛亦恐其洩我之氣也故二氏有死于此而生于彼投胎奪舍謂之了生死謂之脫輪迴猶木截其標復槩于根自有此理然謂之自私自利則誠確論矣

寶天筆記外編 卷下

五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儒釋謂之同不可然學者且不必辨其異第能自信吾之所是則其異者不辨而自明矣乃其同亦有之儒釋皆言脩脩猶病而治之也先聖都是因病立方按病用藥期于愈病而止聖人只用王道藥釋氏多用霸道藥非故異其方亦緣症有輕重症萬變藥亦萬變聖賢代興方已備矣在人識己之病擇而取之耳藥期于對症用儒有益用佛亦無損也繇此悟入儒釋之同處可知至其立教之儒不必強而一之亦不必合而繩之也後

來講學者工于說方而拙于下藥豈但不能愈人之病  
而已之病未知果能去否夫子憂學之不講正恐方不  
對症而急欲與人商量今人不按病而說方此講學之  
益所以少也

二氏以坐化爲奇按後山叢談云廬州有坐化貓峽中  
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而柘臯又有立化雀  
盛夏極暑經月不壞此又何脩而得此天地大矣何所  
不有不有而有是之爲怪聖人不語而二氏之徒借以  
惑人

質天筆記外編 卷下

至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氏之學總是賢知之過造其極似有過于聖賢者聖  
賢非不能爲而能不爲此君子之中庸而不可能者也  
釋家語云憑君繡出鴛鴦看莫把金鍼度與人非祕也  
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聖人亦有是言恐其反誤人耳  
得其人未有不傳者也

謝上蔡見伊川問其所得謝對以天下何思何慮伊川  
曰是有此理賢卻發得早在又用工二十年不敢說何  
思何慮嘗云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  
伊川直是會煅煉人說了卻道恰好著工夫也愚謂于

此可得儒釋之辨當下卽是擬議卽乖此何思何慮之說也儒者或以徑捷而從之不知聖學原無徑理亦何嘗廢思

釋氏謂無缺陷不成世界故自處于世間最缺陷處則天損人損皆不能侵矣所謂湯鍋中避暑也此其出家本指此謂極樂世界

龐蘊全家學佛所云男不婚女不嫁一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人皆豔稱之可笑也蘊將化女靈炤給其父視日而先自化致父遲化七日殊可怪也遲化數日何妨作佛而忍不視其父之死耶蘊之化也男女斷畚母往告之男亦立化誰收其死父而養其生母也其事有無不可知然存其說于世是率天下之人而無父無母者也非邪說而何

吾儒說陽二氏說陰吾儒修陽二氏修陰吾儒之業成于陽二氏之業成于陰吾儒人道也二氏鬼道也

二氏最易動人在臨死或死後有異或現形出神或轉生而憶前生事不足爲異收攝精氣保固元神不能遽散亦理之所有在彼家亦勤修之證然非造化正理造

者自無出有化者自有還無乾坤能事盡于此矣蓋陰陽會合自成消息若孤陰寡陽至死不化其現形作怪者造化之滯氣乾坤之隱疹也然天地大爐無物不鍊堅脆久暫同歸于盡耳卽死後且不淨不空而終身談空說淨其誰信之其云成仙作佛亦謂其還空淨與造物一體故足貴也不然與強死而爲厲何殊故朱子謂學仙者逆理偷生而程子謂佛氏自私自利誠確論也巢許沮溺輩潔身保眞不受羈縶卽二氏出家者之濫觴也天地間自有此一種人亦自有此一種道理所謂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至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賢知之過二氏之祖起而託足焉另闢堂奧自爲清高一族超然塵俗之外所云入水不濡入火不炳不墮輪迴不起生滅繇此得之卽此是仙卽此是佛仙佛者不累塵空逍遙自在之名非必自解軀骸而後能證果也然此等人原不易得學之亦不易到所云千里比肩百世接踵立教者不圖以之易世亦不期于徒師之繁也故二氏尊師隆于父母蓋必針芥相契然後授之師之覓其徒甚于徒之求其師豈偶然哉今之師徒盡屬烏台市名逐利甚于俗人于是猘踰魍魎窟穴其中相毆

相煽栖心穢壤哆口玄津剝蝕聖眞爲世大蠹卽起二祖于今日且詫本來面目之非亦欲火其書廬其居矣二祖立教不謂之異端不可然未有害也害在攻之者夫子已豫戒于佛老未興之前何慮之遠也

徐積林逋之不娶俗家之禪也鳩摩羅什之畜妻佛家之俗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儒之功行也禪家功行偏于敬以直內一邊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大儒之事業也禪家事業偏于獨善其身一邊固兩不相妨者也世有大儒而禪隱其名矣世無眞禪而世受其害矣然眞禪時或有之而大儒自程朱而外未之見也于是儒佛相溷而吾道受其害矣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佛祖傳法兼以衣鉢殊有深意謂佛止一法原無傍門而傳法之人必須億萬人中第一者若其人有耦安得兩副衣鉢而分授之故師尋法器亟于弟子尋明師豈易得哉五祖之門僧徒五百推神秀爲魁矣後得惠能見地超出神秀之上五祖胡不明以示眾則神秀自當退讓眾僧亦自皈依豈不是同宗合派何必潛授衣鉢

予者如募夜之金而授者如探法之物匿影奔逃幾戕身命既啟爭端又分歧教非五祖之過耶至六祖遂不敢再傳衣鉢而一花五葉宗門愈多佛法愈分議論愈繁殊戾不立文字直指單傳本色人以爲佛法之盛吾以爲佛法之衰

六祖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乃神秀竿頭進一步也衣鉢應歸惠能神秀自當北面若對學人言之時勤拂拭才是正法二者並行不悖不能渾合爲一使南能北秀分門而騁吾不知南能一宗果能使人不加拂拭坐還本來而自無一物耶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李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余少閱壇經喜其指近儒家君取閱一過掩卷曰此經有大逗漏處說得天花亂墜吾不取也爽問故家君曰惠能算母孤子棄母遠遊從師已屬亂道後來絕不說起母竟何著覆闕果然自愧看書之疎也壇經更有可笑者衣鉢拋石上追者不能舉則何必挾之而逃卽五祖臨終胡不出衣鉢置法堂令能舉者付之耶六祖既化猶命其徒以鐵皮裹頸記者神其先覺而余謂其未了生死也四大本空何戀殘蛻死而荼毘乃歸空寂何

必漆而存之遺穢世界耶大抵二氏之書皆其徒虛爲粧點以自炫其神奇而不自知其謬也其誕謾不足信者多矣

夫子問禮于老聃因其爲周藏史而猶龍之論則老氏之徒爲之借夫子爲重耳釋迦與夫子不相及因老聃西出關謂老師釋迦此釋氏欲借重夫子借老聃作過脈也至吾儒而嚴排二氏斥爲異端亦釋迦老聃不得受教于夫子故終爲異端耳使遇夫子必不拒二氏于門牆外而二氏亦且樂就弟子之列何者老釋之立教異而其心同也孔子中庸而二氏立教以濟中庸之窮亦吾道之輔也其爲吾道之蠹則其徒爲之學其道而差者卽吾儒之門善學有幾而何尤于二氏之徒

儒與釋老有同有異知其同處自不礙于其異知其異處自不累于其同東坡于其同處看透故作眼前語而佛義了然和其光同其塵逍遙自得則出入于老莊者也固非真儒亦非真佛也

范景仁得吾儒靜定之學而稱之曰學佛作家吾儒之學總是修行而世俗歸之修齋誦經者吾道無主盟而

而爲外道所竊據者多矣

俗人佞佛者曰吾無他覬願來生不斷人身耳此語最可味全生全歸此謂不斷人身豈修齋誦經所能到耶惜其習而不察也蓋隨年盛衰者血氣也衰極而死則漸盡矣唯志氣不與年盛衰志氣則義理之性爲之也年日過而志氣精堅義理昭著其人死爲明神生爲賢傑夫子云夕死之可孟云立命老云不亡皆是也此不斷人身者也若恣情作奸者未死而人身先斷矣雖佞佛何益

智天筆記外編 卷下

李三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儒佛之辨不難于異中觀同難在同中觀異有兩人于此若以異類較之則兩人之耳目口鼻百骸無不同也就兩人相較則耳目口鼻百骸無不異也畫史寫人物止得人之形似而止不嫌其同也至寫眞者須各肖其人之形神雖千萬人皆異也豈得合兩人爲一貌哉故今援儒入佛推佛附儒皆籠統之說也古來大儒以斯道自任者無不闢佛蓋欲肖聖人之神不得不致辨于毫髮之差耳

佛之爲異端誰不知之而士大夫往往染指焉非眞欲

出世也終日擾擾塵囿中而一聞清寂之說如厭飯酒  
肉進以苦茗不覺快然若舍酒肉止進苦茗必不堪矣  
何也人之心性原是動靜不相離者厭動故喜靜而習  
靜者未嘗不思動僧人稍識數字輒挾之而奔走公卿  
之門知枯寂亦非其本性矣丹霞語錄有偈云長江澄  
徹映蟾華滿目清光不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  
舊宿蘆花余喜其不作誑語又孤山智圓名僧也臨終  
有詩云蕭蕭墓後三竿竹鬱鬱墳前幾樹松此處不須  
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所云滿目清光不是家非耶

余歎世而云霸降而盜非苛論也卽儒學亦然遯周公  
以至堯舜皇儒也渾然不露孔子帝儒也有發揮矣朱  
子王儒也費脣舌矣陽明人謂之霸儒余未敢盡謂之  
非也蓋指捷徑以引人入道而學者靡然從之矣然入  
道原無捷徑也嗣後遂有羅近溪顏山農何心隱李卓  
吾則盜儒也求一霸儒不可得也蓋霸儒假道道猶在  
也或問霸降而盜歷世猶遠而儒降爲盜何其迫也蓋  
五伯希三王而不足其法猶嚴于禦盜陽明薄宋儒而  
欲勝之其流最易于招盜羅顏何李皆起于王學盛行

之時宗王學者見其解釋繩縛通脫可喜異于朱學輒爲獎借此輩依爲窟穴得肆其奸不知學道者一出于朱便入于蹠間不容髮故孟子有反經之論也

告子亦不可輕看孟子主于閑聖道故辨析于眇忽之間然能先我不動心亦不易到蓋其學在于解外膠只照管此心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兩箇勿求真足斬釘截鐵一刀兩段其勇猛精進如此故能先我不動心乃其學之成就處佛氏之學最似之告子之不動心則佛氏之空也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佛氏勇于求空故人情所繫戀不捨者莫如飲食男女次則富貴功名盡從割絕以求所謂空正與告子兩勿求同一勇猛至于萬有俱空則佛果成矣然終是守內遺外有體無用彼自謂明心見性而心性之本來不如是也此佛之所以爲異端也

自斯道不明儒者祖述聖人遺言而守其訓詁以爲聖道在是矣故晉唐以來賢智之士不屑于此而逃之佛老儘其聰明鑽研充拓故二氏之徒亦有窺見先聖之精微而世儒之所未發者固什伯之一二也其最近吾

儒在色空合一之說然既云空不異色何以棄人倫遺事物乎其心性原與人同究竟至此亦當自知其非而臨死不肯取尺布裹頭是非勿求于氣之故智耶恐一動其心而遂失其空也

吾儒若胸中有把柄卽看佛書何妨卽從事于佛而清心寡慾無厭棄倫物之心福田利益之想亦何害于道然亦自獲家珍非借資于彼也

涵幢云收佛之實以文儒倒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余謂總是賢智之過卽楊墨之爲仁義是亦賢

賢夫筆記外編

卷下

空六四明藏書

約園叢本

智之過不及者未必能害道而害道者必出于過故孟子深闢之

陳賢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爲諸儒所重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徇君耶論者劾其違詔不忠忘親不孝眾爲危之有旨置不問方客京師有邑子暴病往視之已喑不能言第數瞬其橐賢檢視察且百金慰之曰得毋念此乎銷銖勿致而家吾責也竟全歸之余謂此公不匿遺金知其不佞釋子有自來矣

小品論李卓吾云讀其書每至辨窮輒曰吾爲上上人  
說法嗟嗟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  
聖人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著不得一言只  
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風猖狂實開  
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  
爲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有未知所終也余亦  
深恨禿廝之害道嘗有言闢之今有與余同惡者爲之  
一快

佛之明心見性元依附吾儒正心誠意等語韓退之原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李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云吾儒所謂正心誠意將以有爲也今欲治其心而  
外天下國家此闕佛之直刺咽喉者古來闕佛無如退  
之原道止引老氏言不及佛語蓋有所諱于答張籍書  
見之茅鹿門遂謂其原不知佛既不知佛安能闕佛鹿  
門蓋不知佛而妄議也温公書心經後云子觀其與孟  
尙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公嘗  
徧觀諸書取其精粹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  
物侵亂爲學佛所先耶

韓公答張籍二書其見卓其志遠然籍固公之益友也

讀其原書一篇原道已胚孕其中矣德必有鄰信哉其  
答籍書皆和衷語鹿門謂其氣不相下亦非也

韓公交游最多亦以朋來爲樂一到潮州頓然寂寞且  
權奸在朝尙虞不測此心終不能遣忽遇大顛能外形  
骸捐事物似爲勝己遂與往來公素闢佛而有善卽取  
不厭其爲僧此見公之無成心後與孟簡書直述無隱  
又見公之無欺心尙嘗信佛而公之闢佛愈嚴盡言相  
正又見公之無轉心而且悔其與大顛游矣何以知之  
蓋以送高閑上人一序知之公謂閑一死生解外膠其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心泊然無所起于世淡然無所嗜此非公昔日所顛  
倒于大顛者耶然方外人如此正不爲難而又有其弊  
故直窮其弊云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  
至以旭之明利害關利欲計得喪勃然不息駕于淡泊  
之上此乃公透徹之悟貫精粗達表裏而儒佛之是非  
更覺了然矣請終其說人之所以靈于萬物者心也而  
聖賢所以能曲成萬物者以其用心也故孟子曰堯舜  
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夫子曰堯舜其猶病諸而  
無所用心鄙之爲不如博奕則知聖人何嘗不用心直

用心于所當用焉耳公因閑好書而引旭因旭精書而先及由基庖丁師曠宜僚輩者類也乃先之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此甚不倫而不知此正公之識見超絕處也謂其專于用心一也帝王所有者天下則其心無一息不用之天下其神完而守固與不膠外物較之由基師曠輩專精一藝者能加毫末乎哉故如旭之利害錙銖情炎欲鬪有得有喪勃然難釋似不及浮屠之一死生解外膠而不知此乃人情之所有而彼則拂乎人情人情不盡遣卻能爲書之助而拂人情者竟至潰敗不可收拾雖欲學一藝而不能成其相去不倍蓰哉至若堯舜之治天下固不以利欲得喪攫心而見此水之濫獸之交食之艱人之禽雖云任之有人果能泊然淡然不絀于心否其心之所用雖不與諸藝同而專心于所事則同也天下無無事之人亦無不用心之人而泊然淡然置其心于不用必至潰敗而不可列于人公力排之所以人其人也使公斯時復遇大顛尙肯以人禮待之哉人皆知原道之闕佛嚴而不知送高閑之闕佛更精蓋剗刃于其腹中而不覺也雖然此非爲高閑發也

閑雖浮屠頗知用心比諸博奕猶賢乎已非淡然無嗜者公之序蓋借閑以斥當時精于學佛如大顛輩也而顛之徒幸公一時註誤得其贖如獲至寶且私爲增減刻石以張皇其事以自護其法雖賢如歐公不免過信石本而以爲公病胡不取高閑一序而紬繹之也

篇末以善

幻終亦非閑語佛氏所以眩人正在于此至王龍溪謂陸平原云他人以戒

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此真淫邪之詞不覺自露本色豈止如陳眉公云拖泥帶水已耶李卓吾云成佛證聖惟在明心本心若明一日受千金不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七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爲貪一夜御十女不爲淫此蓋濫觴于龍溪者致巨室婦女多入菴聽講至有攜衾枕而就宿者張給諫問達奏其惑世誣民詔逮至都自刎于獄余謂張公功不在孟子下然泝流窮源尙有漏網者在馴至今虜患滔天誰階之厲耶書于乙酉冬日

釋道與儒列爲三教不知起于何時今習言之未有知其謬者古來止有一儒而已堯舜儒帝三王儒王孔子儒師何有二氏哉後來雖無聖人而儒道猶存輔相天地生育萬物皆儒也自二氏起而自竄于儒之外然有

無不足爲世輕重安敢與儒角哉儒就天也二氏如雷如風動盪于天地間未見雷風得與天地列爲三也儒猶日也二氏爲火爲燈燁煜于天地間未見火燈得與日列爲三也且釋老之徒無不生育于吾儒使人盡從其教則人類滅矣佛老能獨存耶故稱三教非也有爲三教合一之說非之非也

聖人以綱常範圍生人而佛氏逞其賢智逃于範圍之外自知其不可爲訓故釋典中極重謗佛謗經之罪此其本心不容昧而自歉處也吾儒有是乎此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恐爲人所擯以致凍餓故釋典中極談布施之福不然何以止受人布施而未嘗布施人也

自達摩入中國不立語言文字是其立教本旨而後來議論愈繁至六祖語言尙可以文義求後來如五燈所記都作鬼語兼詖淫邪遁而有之皆欺人語以避人之攻而已豈可使達摩見哉

佛氏語破綻極多而人多習矣不察讀書錄有數條猶人所未及特爲拈出以醒人之迷如云道無往而不在釋氏乃出家求道則是在

下屬

補錄 依據徐柳泉先生舊藏鈔本

漢文帝勞軍細柳說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驅真令人心驚髮豎而帝不介意□□□□  
行而□□□□將軍正用馮唐語□□□□□□□□  
□□□□□□□□□□□□以外將軍制之□□□  
□□□□□□□□□□子者即其與唐問□□□□□□  
氣□□相知友朋促膝談心□□□□□□問下民光景如  
此非三代以下所有壽鏞按此條在  
尚論篇第二段

充國策羌確有成算而辛武賢等請戰之說易入者以

管天筆記外編 卷下

王三四明策書  
約園刊本

帝之欲速也蓋恩信招降罷兵屯田似爲迂闊難於取  
效而竟收功於一年之內至明年五月而還屯事亦竣  
羌與民俱安戰與守兩全矣若如諸將計先擊罕开先  
零助之小種附之交堅黨合豈易勝哉即令勝之不投  
何奴必連西域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所爲國家憂  
累不止二三歲而已干戈擾攘田作俱廢雖終能勝之  
難爲守矣膺騰撇波而涉水不如遵途之疾也豈不信  
哉壽鏞按此條在尚論篇論趙  
充國策羌在功成不居之前

管天筆記外編卷下

管天筆記外編一冊鄉先輩王嗣爽所著也按煙嶼樓跋曰管天筆記原書不知幾何卷今首尾並佚約略次之可得六卷其子目爲異聞考誤叢訓正音其他不可知矣蓋先生隨筆記錄他人語或附己意大都考證之學至專以己意爲論議者則別有管天筆記外編一帙其子目爲尙論文學世道涉世異端先生以明紳爲國初遺老著此書時年已八十餘矣其中或自勵晚節譏斥貳臣而絕不作怨懟與朝之語和平蘊藉蓋與厚齋先生相近者也此外編鈔本不知出何人手筆余得之三餘書肆細查子目與徐跋同知其爲完書也間爲蟲蝕所傷因補綴之重加裝訂時民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後學廖壽慈跋

管天筆記外編鈔本二卷廖君淦亭之所藏也余得之十年矣付梓方竣復於馮君孟頴齋中見徐柳泉先生舊藏鈔本借以互校兩本大致相同惟徐本卷上尙論篇第二段有漢文帝勞軍細柳一條惜文字已不完全論趙充國有充國策羌一條在功成不居之前此則稍異也至卷末所闕兩本同之爰取二條補錄於卷下他日更得所闕者補之尤所望也壬申夏五張壽鏞跋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